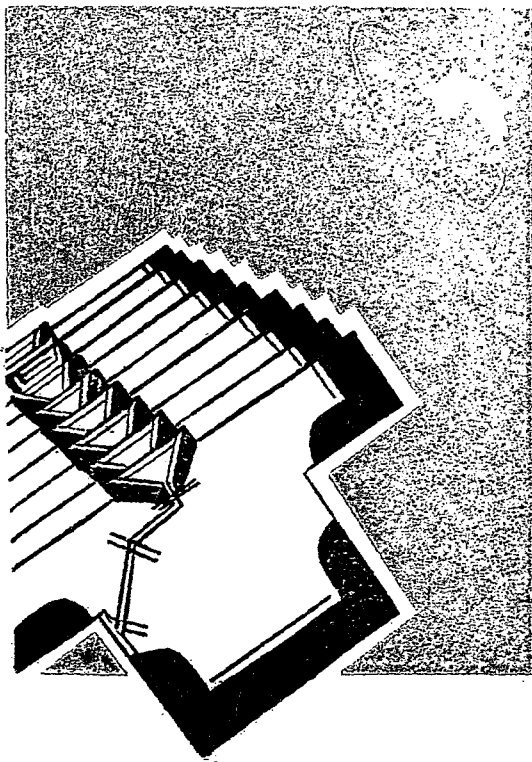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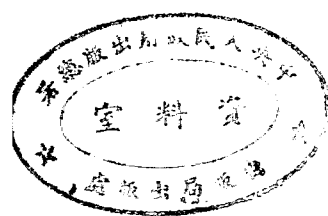
22

九件衣

2-2-28 平 劇



冀魯豫新華書店印行
崔牧編



人物表

以出場先後爲序

花二——花府大管家。

崔傑——花府夏工。

張二——花府小管家。

王五——花府小傭人。

趙六——花府小傭人。

花自芳——五十餘歲。擁有很多土地財產故叫花半城。別號花花太歲。
人極險毒，又名活閻王。無惡不作，一大惡霸。

小環——花府侍女。

春英——花府侍女。

金花——花府侍女。

趙大——花府老長工。

申娘——申大成的妻子。人極渾厚樸素。

申大成——花府一個戶。壯年，性精耿直。

申父——大成的父親。

夏玉輝——大成的表姐。丈夫早死，留下兒子婆母，由自己做針綫養活全家。

婆母——玉輝婆母。

狗兒——玉輝的兒子。約十幾歲。

孫小——玉泉當的小伙計。

李僧——玉泉當的小伙計。

掌櫃——花自芳所開，玉泉當的掌櫃。

喬子佩——知縣。刁滑險惡。



師爺——貪圖錢財的小人。

張烈——以前是花府長工，現在是李國王爺下一小隊長。衆民軍士兵；衆衙役差人；衆花府打手侍女僕人；衆女犯人；衆鄉鄰百姓；另外有禁婆；禁卒；劊子手；花府更夫等人。

由『九件衣』的演出談起 東川

這次『九件衣』的演出，受到市政府獎勵，得到一般好評，是由於全體職演員共同努力，認真排演的結果。在這次演出和排演過程中，使我感到有以下幾個問題可以提出來談談。

一 『九件衣』的故事

梆子戲裏原有一齣『九件衣』，內容和情節都與現在這『九件衣』不同，現在上演的『九件衣』，雖然多少受了那齣老戲的啓發，但所表現的人和事，却完全是重起爐灶新創作的。

明末河南某縣，有一惡霸花自芳，外號花花太歲，活閻王，極其荒淫無恥，用盡一切辦法剝削窮人。他女兒出嫁，讓所有佃戶每畝地二兩銀子隨喜，不交的就趕出房子抽回地。

佃戶申大成租種他二畝地，被逼的無法可走，只得到寡婦表姐夏玉嬋家中借錢隨喜。玉嬋也沒有辦法，忽然想起自己出嫁時的九件衣服，還值幾個錢，遂慨然借與大成拿去典當。同一天夜晚，恰巧花府被盜，丟了九件嫁衣，一個丫環因之畏懼自殺了。花自芳於是就硬指證大成盜衣殺人，買通官府，在公堂上屈打成招，定成死罪，綁赴法場斬首了。夏玉嬋雖傲倖未被斬首，也被打得死去活來，嚇得神經錯亂了。申大成問斬以後，花自芳就把他的老父親趕出門。把他的妻子申娘搶了去了。申娘由於侍女金花長子趙大的救援，從花自芳的魔掌下逃出來。不想又被花賊知道，派人追趕，幸而碰見了起義的農民領袖李團王的部下，才得到了解救。

故事是完全創造的，瀟灑於地主和農民的剝削關係上。相信在中國封建剝削的歷史上，這類故事是非常普遍的。甚至於今天，未解放

壹

的農村也依然有這種悲慘的事。因之，這個戲在進行階級教育上，是有力量的。

二、對於舊劇和舊劇人的看法

舊劇應該改造，使其為人民服務。這個問題已得到解決。少數人從個人興趣，愛好和成見出發，過左的完全否定舊劇對社會的影響和功效，也已證明是不恰當的。舊劇在動作，音樂，舞蹈和色彩上都有潛優點，是繼承了中國古代演劇的一些寶貴傳統的。這種傳統，在創造新劇和民族歌劇上會有一定的成就和貢獻。我們不應加以漠視和無原則的一概拋棄。其次，大小城市和鄉村裏有着他相當數量的觀眾。有人願意出錢上『大課』，我們就應利用這些『大課堂』，宣傳政策，進行廣泛的社會教育。

舊劇有很多毒素，但如果因成見……而採取不管，讓他自生或者用消極態度來取消，則都是過急的，不負責任的，因噎廢食的辦法，而實際並不能解決問題。只有積極的改造他，改造舊劇，轉過來使他為人民服務，才是辦法。

『戲子』，尤其是『舊戲子』，在中國的社會上是沒地位的，名字本身就含有蔑視的意思。誠然他們有缺點，但必須認識這是舊社會帶來的。人民劇院在一年多的教育中，經驗告訴我們，他們是能夠改造的。而今天在他們的作風以及其他方面都已有了很大進步。經過改造而且已經轉變，能為人民服務的劇人，我們應該認為他是新的藝術工作者。我們不應該還用舊社會看他們的眼光來對待他們。

三、在舊劇基礎上改造舊劇

這次排演中間曾彩排過幾次。第一次彩排難以相信的完全失敗。使演員們莫知所措，使領導排演的我們也感到困難。又重新鼓舞精神，改變方法繼續排演下去，到第二次彩排才確定了信心。在這裏得到一個很寶貴的經驗教訓：必須在舊劇基礎上改造舊劇。

倘不在舊的基礎上創造新的演技，而一切都採取硬裝的辦法，即不顧到舊劇的統一性，而生硬的把我們認為新的表演方法硬裝進去，這結果是會不協調，變成滑稽的。「九件衣」的劇本，無論在場面的處理上，還是在表現感情的手法上，都有些新的嘗試。但這些嘗試如何在舊劇舞台上得到適當的處理，才不致於妨害了舊劇形式的統一，是一個大問題。在我們第一次彩排的時候，這個問題沒有很好的解決，只強調了演員情緒的真實，而不顧舊劇形式的完整，因此演出結果是非常不協調，出奇的混亂，演員各自為政，化裝也形形色色，不僅情緒不聯貫，簡直就是一盤散沙。

過去舊劇是為統治階級服務，宣揚忠、孝、節、義、迷信、封建的內容。因此從內容到形式，從個別的小手段到整個表現感情的方式，是有他的統一性的。今天要以新的觀點來發掘真正的歷史面貌，表現真正的人民史蹟，創造新的歷史劇和民間故事劇。在表演方法上就必須有所不同，必須要有新的創造，和新的東西加進去。（如繁瑣場面，表現情感等）但必須在舊劇基礎上改進舊劇，逐漸的推陳出新。才不致於重犯我們第一次彩排的失敗。

同時反對舊劇改不得，一改就成四不像，「京派」味道多麼好等想法。實際上是一種保守觀點，個人趣味。結果會妨礙舊劇改造的發展。在改造舊劇中難免會有缺點，但是並不奇怪，在不斷摸索中會逐漸克服而產生出比較完整的舊劇藝術形式。

四 新的嘗試

為了使他在藝術上完整，保持演出形式的統一。曾在佈景、化裝、服裝……做過適當處理。但由於條件所限，沒有達到所理想中的程度。今天只是簡單提出來，供大家研究。

舊劇化裝，常是各自為政，並不了解腳色，人云亦云。有的簡直胡塗一陣，弄的很醜，而破壞了人物和劇情。這次對劇中人會做了研究，注意到人物性格和舊劇化裝中的美。

戲

舊劇在燈光上一貫是白光平面。或者演機關佈景的戲就亂用燈光。這次『九件衣』的演出，會初步注意使用燈光，使他幫助劇情。

佈景盡量使他樸素簡單，配合劇情，造成一定氣氛。一句話，以戲為主。使他幫助劇中內容情節的發展，而在舊劇美術上發揮他的優點。

服裝注意到劇中人物的性格和佈景顏色的協調。舊劇中檢場人出現於舞台上，常常破壞劇情，分散觀眾的注意，這次盡量利用拉幕的變化，代替了檢場。為表現情感在音樂鑼鼓上也有某些地方的改變。

應該着重提起的，是演員們嘗試了新的排演方法，在演技上遇到困難而得以解決。這次採取了話劇的排演過程（當然也有某些改變）首先研究劇本腳色，然後對台辭，排演，走場子，彩排，預演到正式演出。在很嚴肅的反覆不斷的排練裏，使演員們提高了一步。開初不習慣，經過耐心說服，當『九件衣』演出之後，使他們才感到這種排演的好處。他們了解了劇情，掌握了人物性格，而以藝術的真實感動了觀眾。

一個演中大成的演員給我講：『我演完申大成，再演別的戲，感到不大對勁。』我提醒他：『是不是感到不真實？』他恍然說：『對，好像是假的了。』他感覺演這個戲，比演別的戲不同。是因為他了解了這個人物，走進腳色中去，已不是他本人。正因為他真實的完成了這個腳色，所以他才能那樣的感動人。

這也就是『九件衣』演出中一個最大的收穫。

第一場

紅漆大門，高台階。

內喜慶聲中音樂悠揚。

忽起吵鬧喝罵聲，一個衣服襤褸的漢子，從裏面給摔出來。
他跌撞着滾下台階，半天爬不起來。

以花二爲首，三四個打手橫眉怒目挽袖子伸胳膊的站在台階上。

花二：「什麼東西，不撒泡尿照照，竟敢到這兒撒賴。你窮瘋咧，你！滾！趁早滾！再囉嗦，大爺放狗出了吃了你！什麼東西！（下，打手們亦作輕蔑狀，隨下。）」

〔那漢子勉強從地上掙扎起來，忍痛跛行，越想越氣，回頭一望，見已無人，怨憤的……〕

漢子：「嘿呀！我把你這吃人的活閻王！（西皮搖板）」

惱恨那活閻王爲富不仁，

損人利己惹人憎；

全然不顧窮人的命；

都是些米倉裏的耗子，

膿血上的蒼蠅。

柔軟莫過溪流水，

水流不平也高聲；

我本待上前去跟你拚，

〔跑上台階，內惡狗狂吠聲。接唱。〕

又怕他豪門惡狗亂吠聲。

〔退回，徘徊，沉思。〕

(白)我崔傑，在這花自芳花府上做一名長工，也是我起早貪黑，勞累過度，不想到了今年秋天，染下一病，是那花自芳叫我回家養息，好容易可以起來走動了。又到了這十冬臘月，無衣無食。我得病一月那花自芳扣了我四個月工錢，分文未給，萬般無奈，今日上門求討。誰想花自芳不但不肯償還我的工錢，反命他的管家把我打出門來，這氣如何忍受得下。我本待現在和他拚了，又怕他人多犬惡，無濟於事。唉，天哪，天！我崔傑的這口怨氣難道就罷了不成嗎？(內鼓吹音樂嬉笑聲。)也罷！想這兩天他正忙着他女兒的喜事，家下異常忙亂，我不免趁個機會，覓把刀兒，做個假險，在今夜溜進他的後院，偷——(略張望)偷他些東西出來，以解我心中之恨。正是：閻王欺壓何時了，拚着窮苦命一條。活閻王，你等着吧。(下)

第二場

(花自芳家大廳。)

(大管家花二上。)

花二：我做管家真個俏，人人見我都陪笑；員外今天接女兒，一心一意抄鈔票。我大膽管花二。伺候我們員外這麼多年，全憑上拍下哄，心狠面辣，見錢眼開，無花不入，討的我們員外好不歡喜。我們員外不是別人，就是那赫赫有名的花自芳，因為這城裏頭有一半是他的產業，又名花半城，更爲了他自小就愛那個道道兒，人稱花花太歲；又因爲他從豆梔子裏都要榨出豆油來，別號活閻王。真是活人見了亂哆嗦，死人見了也得打冷顫，那個威風可也就別提了。只因過兩天就是我們小姐大喜的日子，這幾天人來客往，馬仰人翻；各處送來的禮，堆的就像山似的。眼看日子

「天天的近了，送來的賀禮也就一天天的數不清了。我不免把小管家人稱剝皮張二的叫出來，查點一番，也好回我們員外的話。我說張二呀！

張二： 呸。（急上）您在這兒呢，大爺！（打趄，順手爲他揮土。）瞧，大爺忙的，犄角管上都是土。太爺，您有什麼吩咐？

花二： （正眼都不瞧他。）我說張二啦！

張二： 是，大爺！

花二： 剛才那個臭抗活的，竟跑到咱這地界來耍賬，這還有王法嗎？啊？咱會欠下他的！啊？幸虧是我碰見了，還要叫老爺碰上，是你担着，還是我担着，啊？！他窮瘋了，你也挺迷啊！啊！

張二： （一退六二五）是，大爺！是，大爺！是，大爺！

花二： 誰把他放進來的！

張二： 我這就查！誰在那兒呢！

〔應聲而上王五趙六。〕

趙六：
王五： （急走上）是二爺！給大爺請安！

張二： 給大爺端個座來，他媽的全是些木頭。沒見大爺在那兒站着呢，把大爺累壞了怎麼着？！

趙六：
王五： 是。二爺！（椅子挪前）大爺請坐。

張二： 剛才那窮小子翟傑，是誰把他放進來的。這是什麼地界，也容他到這兒耍賬，你們都瞞了眼啦，啊？！

趙六：
王五： 是，二爺！

張二： 這幸虧是大爺跟我碰見了，要是讓老爺碰見，還是你們担，還是我担，啊！

趙六：
王五： 是，二爺！

花二：以後小心點！

趙六：
王五：是，大爺！

花二：滾出去罷！

趙六：
王五：謝大爺！（下）

花二：張二！

張二：有！

花二：今天送禮的多不多？

張二：嘿呀，我的祖宗，可老鼻子咧，把個賬房擠的透不過氣來。

花二：都是誰家的？什麼品樣？報給我聽聽。

張二：南城孫大老爺紅緞喜帳一付；崔二奶奶金首飾二件；蔣大老爺蘇綉喜被四床。北城王三夫人銀抬面全付；陳翰林寶聯一付，畫一張；西城陸大人金耳墜一付。外買禮二百吊；馮大老爺鐵公緞衣料兩疋，外雲南火腿六件；北城羅姑丈夫人御賞瓷器四件，官花四朵；金三舅夫人碧玉簪一枝，釵頭鳳一件；玉泉當同仁們送來金麒麟一個，軟烟羅一疋；縣裏的喬大老爺玉如意一件。還有些零七八碎的，我都抄在這個單子上了！

花二：全了！

張二：我從賬房抄下來的！

花二：既然全了，待我把老爺請出來，報給他老聽聽，看有什麼吩咐！有請老爺！

花自芳：嗯哼！（上）不養蠶桑不種田，脂粉生涯樂餘年，一生不知柴米價，坐擁奴僕萬萬千。老夫花自芳，人稱花花太歲。是俺祖上，代代爲官，掙下偌大家私，真乃是良田千頃，美婢如雲。到了俺的手上，經數十年的苦心經紀，真所謂財發旺地，是越發的興隆了。是某家，自幼起下三個心，叫做：脚下不穩能穩穩，

手上不用自家錢。倒也頗爲逍遙自在。過兩天，是我小女兒出嫁的日子，不知家下的準備好了沒有。我說花二哦！

花二： 噢。小的在這兒呢！

花自芳： 小姐的婚禮準備好了沒有？

花二： 準備的差不離了！

花自芳： 禮物收進多少？

花二： 可是老鼻子啦！今個一天的，就堆了兩間屋子。這是二個清單，請老爺過目。

花自芳： 拿來我看。（隨意看了幾眼，打哈欠，尋找。）

花二： 老爺要什麼？

花自芳： 我的鼻烟壺呢，混帳！

花二： （向內喊）老爺的鼻烟壺，快點。

安壽： （急上）來咧！

花二： 老爺在前廳講話，你幹什麼去咧？啊？！

花自芳： （狂嗅鼻烟，作過癮狀。）這縣裏的喬大老爺——（忽然想起。）我的參湯呢？！

花二： （向內喊）老爺的參湯，要參湯。

春英： 來咧！（端參湯上）

花自芳： 這喬大老爺，一個嘉縣知事，也居然送了這麼厚的禮，也就難爲他了。

花二： 自從他到任以後，老爺在諸般事情上，對他都有個照顧，這也是他的孝心，報答報答老爺！

花自芳： 恩。（將嘴伸向參湯，生氣的）你個王八日的，你想燙死我呀！

春英： （驚懼，失手腕落地）

花自芳： （怒氣）啊！

花二： （給了她一拐子！）什麼東西，再去端，快點！快點！

春英： （戰戰兢兢的又端二碗上）

花自芳：（伸腿，踢腳，咧嘴）咧嚙，咧嚙，哈！

花二：（着急的）老爺的腳氣又發草，快點，快點，小五哇，小五！

侍女二：（急上）唉！

花二：腳氣發啦，快點！

（侍女二急跪在地下，把他的尊足拖在懷裏，揉捏起來。於是侍女二爲他捏腳，侍女一爲他捶背，春英爲他一口一口的濃清參湯。他乃一會兒齒牙咧嚙作過癮狀，一會兒向鼻內抹着鼻烟，一會兒又咳嗽一聲，在侍女們急忙端來的痰桶裏吐出口痰。向花二發起話來。）

花自芳：那小姐的嫁衣都縫好了沒有？

花二：悞不了事，全城有名的好針綫都請下了。

花自芳：時樣要新，繡的要精，這是一輩子的喜事，別扭了那孩子的性子。小姐有什麼主意，殺給他們，只要把小姐伺候好了，老爺我有賞。

花二：這您可放心吧，都是好針綫，西街的夏玉嬋，連小姐都誇過她呢！

花自芳：那一個夏玉嬋？

花二：就是前年在黃河裏淹死的馮大的媳婦，小名叫玉嬋的，不是年下還給你老來撿過頭嗎？

花自芳：誰能記的住這麼多。只要小姐喜歡就行。（齒牙，咧嚙，咳嗽，吐痰。又把那張單子翻來翻去，忽然有所發現）怎麼，只有這麼幾家佃戶來送份子錢，那些王八崽子都死絕戶了。

花二：是呀，張二，這怎麼搞的？！

張二：是還有幾戶沒繳上來！

花自芳：什麼時候了，還不繳上來！有那些人未曾繳上？

張二：有李五，王橫，申大成。

花自芳：申大成？

花二：就是那天來給作嫁衣的漂亮娘們，申娘的丈夫。

張二：就是他。

花自芳：噢！（意思深長的）好的很，要給我追討。

張二：是！

花自芳：花二，那些佃戶也要追。

花二：是呀，等喜事辦完了，他們才繳，還是怎麼的！

花自芳：這幾個錢本來不算什麼，老夫也不稀罕這個，不過大喜的事，要他們這些窮蟲子，湊個份子，替小姐打造個百家歡，圖個吉利湊個熱鬧。怎麼，他們難道連這點意思也不懂嗎？他們靠誰的恩典，才有碗粥喝啊！這些忘了本的野雜種，竟連老夫，也敢不放在眼裏了。

花二：是呀，簡直都他媽該上法場！

張二：我這就去催！

花自芳：（越想越氣）告訴他們說，過了明天，要再不繳，老夫就不要了。錢嗎，要他們留着自己用，種的田嗎，就給我抽回來，住的房嗎，也得給我騰出來，讓那些王八日的喝西北風去！真是豈有此理。

〔他生氣的一揮膀子，左右攙扶的兩個侍女就一人跌了一個斛斗。〕

花二：快，攙好老爺，快！

〔在衆侍女攙扶下，花自芳下。〕

花二：還站在這兒做什麼，還不快去催！

張二：是！（急下。）

花二：家人們呢！

〔內：「嗚！」一羣男僕自左，一羣女僕自右，走上。〕

花二：現今府上有喜事，忙的個馬仰人翻，大伙說不的，都得勤儉着點。不論土夜的，打更的，上房伺候的，後院伺候的，都不准偷懶睡覺。這種年月，地方上不安靜，現在到處有李闖王的賊兵

「土匪強盜多的很，大喜的事，別讓宵小偷咱們一下子，都嚇清楚了沒有？」

衆：聽清楚了！

花二：（對趙大）趙大！你在做什麼？

趙大：我在掃院子。

花二：不要掃院子，担水去！（趙大應下對更夫）打更注意！

更夫：是。（下）

花二：（對該院的）你們晚上可要留心！

衆該院的：（即打手們）是。（下）

花二：春英呢？

春英：（恐懼的）在。

花二：瞧你這賊像，我一見你就來氣！

春英：（抖噠的）大爺！

花二：你剛才怎麼啦。把碗給砸在地下，啊！你想找死還是怎麼的！這兩天沒打你，你的肉就瘡癤啦！跪下！

春英：（顫抖着跪倒。）大爺！

花二：來呀，給我拿鞭子來！

春英：大爺，再不敢啦！（哭泣）

衆僕人：大爺饒了幾次罷！

花二：這幾天辦喜事，好！先記下你這頓打，今天就罰你在這兒守夜，當心嫁衣，別讓老鼠咬了！再敢偷懶，我揭了你的皮！大家散了吧！（打呵欠）我也得過癮去了。

〔衆下〕

〔剩下小環和春英〕

小環：春英姐，快別哭了！咱們把這嫁衣疊起來吧！別讓那老鼠咬了！

春英：（抹淚的）這種日子還不如死了好！

小環： 什麼死呀。活的，人家說，好死不如歹活着！

春英： 像這樣活着，整天挨打受罵，倒不如死了痛快！這樣的日子實在過不下去了！（想想難過的）總有一天，我心一橫，就用把刀子抹了！

小環： 多可怕，快別提了！

春英： 有什麼可怕的，總不比花二花閻王更可怕，告訴你吧。我連刀子都偷偷的預備好了！

小環： 不要開玩笑了，我怕聽！還是疊衣服吧！（有意轉話→一件一件的疊衣服。）姐姐你瞧這一件：繡的多麼好看，這兒有兩個鴨子浮水——

春英： 這是鴛鴦戲水——

小環： 欸，瞧這件的燕子飛的多好看！

春英： 這叫乳燕朝陽！

小環： 欸，瞧這件，多好看的長嘴烏鴉——

春英： 這是鳳凰。

小環： 是是。（幾次說錯，不好意思再問了。）

春英： 數數看，這一包是幾件。

小環： （數狀）一共九件。

春英： 怎麼九件！沒有錯嗎？再數數！

小環： （又點一次）是九件！沒有錯。

春英： 快包起來吧！

小環： 不曉得什麼時候了！

春英： 聽，打三更了！

〔打更的老人走場〕

打更老人： （打更）善心的太太小姐，老爺公子們，起風啦，小心火燭。哇！（隨口哼小曲）三更三點月西斜，流浪漢子想起了家；想起了家來想起了家，啊哈哈……

〔花二持燈。巡夜上。〕

花二：誰？

打更：我！
老人：

花二：半夜三更的，吼什麼！

打更：這月黑地，嘴裏啥道着點，心裏——
老人：

花二：胡說！放犢！

打更：不叫啥道就不給道頭，這還——
老人：

花二：（向房內）誰在房裏？

小環：啊，大爺，是我。

花二：小姐睡哪嗎？

小環：老早睡咧！

花二：別貪懶，幾聲着點，半夜裏小姐醒了，要茶要水的，別惹小姐生氣。

小環：是嘍！

花二：春英在這兒嗎？

小環：在。

花二：告訴她，好好守夜，有了錯，要她的命。

小環：是。

花二：別老在這打，到別處轉轉去！

〔花二下，侍女進內。〕

打更：這小子可查過夜了，我且找地方睡一睡去。（打更下）
老人：

春英：小環，大總管查夜查過去了，想是會再來了，睡一會吧！

小環：姐姐你去睡吧，我在這兒伺候着。

春英：你去睡吧，他罰我在這兒守夜，我真是離開，又要挨打了！

小環： 我在這兒陪姐姐！

春英： 不要，我一個人不要緊的！

小環： 那我去了！

春英： 你去吧！

〔小環下〕。

〔白〕 嘻，想我春英，在屈閣王府內，每日裏戰戰兢兢，提心吊胆，終不免挨打受氣，忍受飢寒。看這渾身上下，不是青，就是紫，沒剩下一點好皮肉，似這般活在世上，還有什麼出頭日子！

〔唱〕 閻王殿冷森森夜深人靜，
苦春英偷垂淚忍氣吞聲；
天哪，似這般受折磨難？捱活命，
到不如拚一死早日投生！喂呀！

〔春英哭訴了一會兒，漸入睡鄉。〕

〔風吹燈搖搖欲滅。〕

〔崔傑戴假面，手持短刀上。〕

〔崔傑摸索，躲閃，虛驚，輕輕腳步，漸摸來至屋前。〕

〔揭破窗紙，向內張望。〕

〔用刀撥門，入內〕

〔掂手掂腳的逡奔衣包。〕

〔一不小心，提鐺一物落地，咕嚕一聲。〕

〔春英驚醒。張望，崔傑躲閃，假臉落地。春英又漸窩入睡。〕。

〔崔傑偷取衣包。衣包到手後，急竊足下。〕

春英： 〔忽張目，似乎感覺到有什麼不對，起來走動，見假臉大驚！〕這是什麼！怎麼門開了！〔急檢視〕唉呀，衣包呢！〔尋找〕唉呀，鐺衣怎麼不見了！〔向窗外望〕那兒有一個黑影！那是誰，沒有了。唉呀，有賊！〔縮住口〕有賊了！

〔外邊花二雙；死王八日的又偷懶啦！打死你！〕

春英：這下子可活不成了。花二要打死我！要打——媽呀，你怎麼忍心把你女兒賣到這種人家，什麼時候是我出頭的日子！與其讓他們打死，倒不如——（她袖出短刀）刀哇，我藏了你這麼久，到底用着你了。賊呀，你快點跑吧，跑吧，我不會喊的！我早晚是死，我喊人捉你幹什麼呢！我，我早就不願意活了，〔她以刀刺胸，呻吟倒地。〕

〔幕急閉。〕

第三場

申大成家

〔申娘上〕

申娘：〔唱四平調〕

一片心懸飢寒恨，
兩條眉鎖稻糠愁；
只爲東家婚嫁事，
無錢買笑使人愁。

〔白〕我申娘，丈夫申大成，只爲家下貧寒，租了花員外二畝地種。如今花小姐出嫁，員外分派下來，一畝地一兩銀子，要我們隨衆賀喜。想我貧寒之家，加以爹爹病在床上，哪有這二兩銀子的賀禮。員外催討甚急，萬般無奈，丈夫出去借貸去了，怎麼這般時候還不見回來。

〔張二、王五、趙六上。王五提了個燈籠，風吹的燭影搖曳。〕

張二：小心點，夥計，風把燈吹滅了，咱們就得摸黑了。我之想到

這些窮小子就有氣。大冷的天，害的老子們到處跑。這次小姐出門子，統共一畝地才派了一兩銀子，早點繳上。不省得老爺生氣，爺們跑腿嗎？真他媽窮泥腿子，沒有一個好東西。拿燈照照，這是不是申大成申小六子的家呀！

王五：是他家。叫門吧！

張二：叫什麼門，幾根破柴火棍，三腳兩腳踹開算了！

趙六：開門，開門！

申娘：還早晚外面有人叫門，想是他借錢回來了！

張二：開門，開門！

申娘：誰呀！

張二：我的聲音，都聽不出來！

申娘：（吃驚的）你是誰？

張二：我是你祖宗！（兩腳把門踹開，闖進。）什麼東西，統共這一間破草房，門闔的倒緊！

申娘：（陪笑的）我不知道是二爺來了！

王五：（戲謔的）要知道是二爺來，你就開了，是不是！

申娘：（難堪的）王伯伯不要取笑！

張二：你丈夫小六子呢！

申娘：出外借貸去了！

張二：你爹呢！

申娘：染病在床！

張二：叫他起來。我有話說！

申娘：他一個上了年紀的人，剛剛睡好。二爺有話，跟我說也是一樣的！

張二：（翻了臉。）啊哈，好哇！大小姐出嫁，一畝地派了你們一兩銀子，你們租了兩畝地，一共是二兩銀子，怎麼到現在還不交，氣的老舅外吹鬍子瞪眼睛的罵人，你們想造反還是怎麼的！

申娘：不是我們不交，實在是沒錢可交！

說

張二：沒錢，沒錢你們自己回老爺話去。別讓老子跟着挨罵！

申娘：他出去借貸去了，借了回來，立時就給二爺送去！

張二：要借不回來呢？！要借不回來呢？！啊？！

申娘：這個——

張二：別跟我這個那個的，夥計們，看有什麼東西，先拿着。

趙六：（四處搜尋了一下。）回二爺，任什麼沒有，只有一股臭氣。

張二：床上？

王五：一床亂棉絮，還沒有虱子沉呢！

張二：米缸？

趙六：米缸裏沒米，只有一點點穢。

張二：櫃子裏？

王五：櫃子裏是幾隻破碗。

張二：那灶火台上？

趙六：鐵鍋一口——

張二：把鍋給我起着！

趙六：是！

王五

申娘：喂呀。（唱二寶散歌）

張二爺生氣把鍋起，
小申娘難顏薄面皮。
你高抬貴手放過去，
你從來疼愛我夫妻。
不是我不交銀二兩，
二爺呀，
實在是少米無粥忍飢餓。

張二：你算了罷！抱着走！我告訴你，小媳婦，明天繳上份子，還給你鍋。繳不上份子，老爺說了，趕出房子抽回地，你的日子也就別想過咧！走，走！

〔張二，王五，趙六下。〕

申娘：〔追出，慘叫。〕二爺，二爺呀！〔唱二黃散板〕

猛聽得抽回地趕出房子，

吓得我戰戰兢兢好比斷絲；

就二爺喊的我口乾舌苦；〔唱叫頭〕老天爺呀！

〔申父策杖上接唱。〕

申父：耳邊又聽哭喊聲。

〔叫〕媳婦，媳婦那裏去了。

申娘：來了。爹爹醒來了，這個如何是好。〔急拭淚進內。〕爹爹，怎麼你走出來了！

申父：你到那裏去了？

申娘：我自覺頭昏眼迷去到外邊涼爽涼爽。爹爹不在床上安息，怎麼走出來了。

申父：我睡夢中聽得有人哭喊，是怎麼回事？

申娘：〔遮掩的〕想是爹爹睡夢裏聽錯了！

申父：我分明聽見！

申娘：想是那風——

申父：噫！

申娘：風吹的屋簷響！

申父：颶風了！

申娘：是！

申父：會不會下雪！

申娘：這會兒天黑壓壓的，想是會下雪了！

申父：麥子下了種沒有？

申娘：下了種了！

申父：下了種就好，不然這場雪一落，就要遲了。嗯，大成怎麼還沒回來！

申娘：這個——

申父：那裏去了！？

申娘：哦——

申父：莫非這小畜生……

申娘：（緊接）爹爹不要錯怪他，這兩天花府的小姐出繼，他去幫工去了！

申父：幫工去了？！

申娘：嗯！爹爹身體不好，讓我來扶爹爹進去安息吧！

申父：不必。我還會倒覺得精神起來了。申娘！

申娘：爹爹！

申父：你看我的病，是不是見好了！

申娘：是大好了！

申父：不會死了！？

申娘：爹爹說真話，像爹爹這樣身體，再活個二三十年，也不打緊的。

申父：如此說來，我倒想起一件心事來了！

申娘：爹爹有話請講。

申父：想你媽歸天那年——

申娘：哦！

申父：正趕上年成災旱，地凍天寒，家下少米缺柴，無衣無食。上天無路，入地無門。我一，欠下花老員外的租子繳不上；

申娘：嗯！

申父：二，停着你媽的尸首沒法子埋！也是我想你媽跟我夫妻一場，還活着嗎，跟我受了一輩子罪；這死了嗎，難道這個棺材都湊有嗎？——

申娘：（忍淚）爹爹！

申父：是我求爺爺，告奶奶，東拚西湊，把你媽在家下停了七天，才湊起了一付棺材板錢——

申娘：爹爹，這些過去的事，越想越難過，您就不要想了！

申父：誰知道花老員外的人已經堵在門口，就在你媽的尸首旁邊，把他的棺材錢死活搶奪去了！（唱二黃散板）

你婆母死的真可憐，
求來的棺木錢被搶完。
我死之後你們不要爲難，
貧富之家不一般。

申娘：（慘聲）爹！

申父：是我心裏一狠，叫了幾妻呀妻呀，用炕上的蓆子把她一裹，我就——

申娘：爹爹，不要說了。

申父：因此，我倒悟出一個道理來了！

申娘：什麼道理！

申父：這喪葬之禮，乃是替富人們預備的，像我們這窮苦人家，那裏還講究什麼棺材草蓆，只要有塊土遮遮羞也就是了。申娘你記着，我死之後，你們活着的還得活下去；我還死了，只要有塊土，有領蓆——

申娘：爹爹，講這種話，叫我們做兒女的——（哭倒。）

申父：呸——，怎麼哭起來了。你不是說我還要活個二三十年，那裏就死了哇！

申娘：（欲淚陪笑。）是，爹爹死不了的！

申父：死不了的？

申娘：是！

申父：還要活二三十年？

申娘：是！

申父：是真的？

申娘：是真的！

申父：那你們現在有事，為什麼瞞着我呀？

申娘：（大驚。）爹爹！

申父：（你們小夫妻，這兩天神色張皇，滴滴咕咕，哭哭啼啼，分明有什麼大事，為什麼不說，為什麼不講，難道還怕我急死不成？！

申娘：（勉強的）爹爹不要疑心，無有什麼事的！

申父：我的疑心？

申娘：是；

申父：真的無事？

申娘：（酸楚的）真的無事！縱然有什麼事，也有我們二人担當，用不着爹爹操心，但望爹爹安心養病，早日癒好，就是我們夫妻之幸。

申父：無事就好，無事就好！哈哈！

申娘：（陪笑的）要我來扶爹爹去睡吧！

申父：不要你扶，我自己能走。（下）

申娘：唉！（唱二簧散板）

老爹爹病不寧就驚受怕，
我只得巧言笑半真半假；
說不盡傷心事纏綿如麻，
費過了勞碌命也難以生涯！

（白）這半晌爹爹却是睡了，丈夫還不見回來，日間有家煩瑣來的一些手工，我不免拿出來替他做着，等我丈夫回來便了。（做針縫）

申大成：（醉上）（唱二簧散板）

夜沉沉風颯颯割人肌膚，
寒凜告友險含羞，
東家炭爐西家走；

人人俱是窮骨頭。
沒奈何除了四兩酒，
酒入愁腸愁上愁。

（白）我待向天去借！

天上烏雲不開口；

（白）我待向這風去求？

北風向我亂搖頭；

〔狗叫聲，拾石打狗，接唱〕

窮漢愧對喪家狗，

且轉家門另計謀。

（白）我申大成，只因花老員外嫁女，派我隨喜二兩銀子，是我到處奔走，未曾借到。路過徐家酒店，向徐老丈除了四兩燒酒，喝下肚去，不免回到家中，再作道理。來此已是家門，（上前拍門介）怎麼兩門大開，啊，想是替我留的，不免進去。啊呀，且慢。想我出外借錢，如今錢沒借到，倒喝的這樣醉醺醺的；申娘問起，教我何言答對。（尋思介）唉，花自芳活閻王的女兒出嫁，管我姓申的什麼事；要我出二兩銀子賀喜。老子一不欠租，二不拖債；怕他什麼；老子的爹生了病還沒錢吃藥呢！哼！沒錢，有錢也不湊這份子，對呀，對，就是這個主錢。

〔進門，與申娘相見介。〕

申娘：你回來了！

申大成：（不言語）

申娘：外面天氣寒冷，要不要我生把火來給你取暖？

申大成：不要！

申娘：你怎麼了？！

申大成：（惡聲）我沒有怎麼！

申娘：（無可奈何，半天，忍著頭皮問）銀子借來了沒有？

申大成：啊，銀子還

申娘：（着急的）你倒是借來了沒有哇！

申大成：（憤怒的）沒有，沒有，沒有，又怎麼樣呢！

申娘：沒有可怎麼好呢！

申大成：老子一不欠租，二不拖債；有什麼怎麼好，有什麼怎麼好！

申娘：花員外明天還等着要呢！

申大成：要，他跟死人去要，活人沒有。要錢嗎，沒有，要命嗎，有一條在這裏！

申娘：還行嗎？

申大成：有什麼不行，有什麼不行；你說有什麼不行！

申娘：你怎麼這麼亂吵嚷！輕一點，爹剛剛睡着。告訴你，明天沒有銀子，是不行的。

申大成：（輕聲，但有怒氣的）有什麼不行？

申娘：剛剛張二來了，因為沒有銀子，把鍋給起了去咧！

申大成：（怒喊）什麼！

申娘：輕一點！

申大成：（輕聲）你說什麼！

申娘：把鍋給起了去咧。說是明天有銀子還鍋，要是沒銀子——

申大成：怎麼樣呢！

申娘：就要趕出房子抽回地了！

申大成：啊呀！（唱二簧散板）

聽此言渾身顫，
未曾開口心內酸，
當年媽媽死的慘，
停尸七天尸骨寒，
好歹湊起了棺材板，
老賊強搶死人錢；
如今又來欺壓咱，

揭鍋抽地活命難。

罷，罷，罷，不必在此苦留戀，

寧走天涯路八千。

申娘：能够離了他家的門，豈不是好，真是要逃走外鄉，這床上老的，我肚裏小的，怎麼得了哇！

申大成：（長嘆息）嘿呀！

申娘：這地方人雖然不好，到底是你我的鄉土。好歹還是想個法兒，還了這筆閻王債吧！

申大成：不瞞你說，能够去借的地方，我都走遍了，分文未曾借到，實在的無法可想了。

申娘：真的無法可想了？

申大成：無法可想了！

申娘：都借到了！

申大成：親戚朋友，都借到了。

申娘：（尋思介）夏家表姐處可會去過？

申大成：這個——唉，想那夏家表姐，乃是一個寡婦，靠了兩隻手做針綫，養活一個老的，一個小的，那有什麼閒錢，就是有，我也羞于啓口哇！

申娘：如今也說不的這些，救命要緊。現在這事清，我還沒敢讓爹爹知道，乘着天還未亮，但凡認識的人家，你再去跑跑吧！

申大成：跑也是白跑，不濟事的！

申娘：天無絕人之路，去試試看吧！

申大成：你說是天無絕人之路？

申娘：嗯！

申大成：好，我就去。

申娘：去呀！

申大成：我就去！

申娘：去呀！

申大成： 唔，申娘，你那裏知道，我們窮人的路，就是被那活閻王們逼的呀。（下）

〔申娘關門下。〕

第四場

〔夏玉嬋家。〕

〔已經夜深，夏玉嬋陪她婆婆安睡後。〕

〔玉嬋：（唱西皮原板）

夜已深更鼓聲聲送遠，給他人做嫁衣活命維艱。（行鼓。）

（白）方才扶持婆婆睡下了。這花兒外的嫁衣要我連日做成。唉，自從丈夫去世，全靠這兩手扶養老母幼子，每月忙忙碌碌盡給他人做嫁衣也。（接唱）

莫奈何倚燈前穿針引綫，
用彩筆我這裏描鳳畫鸞。（風聲）
燈搖曳苦游絲眼前昏暗。（看介）
原來是寒風起想念兒男！

（白）原來是一陣寒風，不由人又想起我那被淹死在河內的丈夫來了。咳，想我丈夫爲了一家糊口，每日操舟打魚。不幸那年忽起狂風暴雨，活活把我丈夫淹死在河內。咳；黃河哇黃河；被你淹死的人不知有多少了。（接唱）

看起來窮人命不如豪犬，
打魚人十有九反被魚餐。

狗兒：（睡意沉沉走來）媽，你聽雞都叫了，你還不睡！

玉嬋： 驚醒把這件嫁衣縫好，再去安睡。

狗兒：媽！你整天忙著縫新衣裳，可從來沒見你穿一件。

玉輝：傻孩子，這是人家的呀？

狗兒：人家的爲什麼總是叫你做！

玉輝：孩子！皆因咱們是窮人，沒有錢，才不得不替人家忙碌，賺幾個工錢，給你買餅子吃。

狗兒：哦，是這麼的呀，現在我年紀小，你才不得不忙來忙去忙給人家！

玉輝：是的！

狗兒：等我大了，有了力氣。媽，我賺錢養活你，你也替自己做一件新衣裳穿穿。

玉輝：孩子，等你大了，你賺錢養活我——

狗兒：對啦！

玉輝：你做什麼生活養活我！

狗兒：我呀，我到黃河裏打魚去！

玉輝：（驚嚇的）你說什麼！？

狗兒：我到黃河裏打魚去！

玉輝：兒呀，那黃河麼！我是不許你去的！

狗兒：爲什麼？我爺爺在黃河裏打魚，我爹爹在黃河裏打魚，我爲什麼就不能去呢，我一定要去！

玉輝：噯，兒啦，你爺爺打魚，淹死在那河內，你爹爹打魚，也淹死在那河內，這黃河麼！我寧肯餓死，也是不讓你去的，兒啦！

（唱二黃散板）

孩兒細聽娘的話，

黃河之水屬豪家；

代代相傳把魚打，

到頭來落得葬魚蝦。

白了想當年你父只娶下了那河呀……

雨敲窗風亂整鬢。

活活的嚇死了我閨中人，

〔白〕這樣就心受怕拚着性命賺來的錢呢！

鮮魚賣盡魚網破，

先償魚稅後濟貧。

〔白〕到你父親淹死在汾河內。

茫茫河水青青草，

親老子幼哭無聲。

〔白〕那霸佔黃河坐收巨利的花老員外呀，

依然坐享千年利，

那管漁家死共生。

〔白〕兒啦，我無論如何是不放你去打魚了。

那怕你灰胳膊少腿吃閒飯，

強似那葬身魚腹尸骨無存！！

狗兒：媽，你不要着急了。我不去打魚，我做別的事養活媽。

玉婢：這才是好孩子。兒啦，你聽雞叫兩遍了，你快去睡吧。我也就要睡了。

〔扶狗兒睡下。〕

〔玉婢挑燈刺繡介。〕

〔申大成上。〕

申大成：（低頭尋思。）方才回到家去，也是我心中煩悶，吃酒便一性。我替申娘嘆氣。多虧申娘，將善言開導，着我到表姐家再去碰碰運氣。是我走出家來，一路尋思，趙表姐家孤兒寡婦；慢說是無錢可借，即便有些積蓄，叫我如何開口。幾次走過表姐家門，終不敢上前敲門。我本待回去，這明日無錢如何是了，我待要上前，唉，想表姐孤寒叫我怎忍的下心腸。唉，也罷，事已至此，只得上前叫門。（敲門）開門來，開門來！

玉婢：（吃驚介）半夜三更，是何人叫門，（聽介）那一個？

大成：表姐開門來，是我申大成！

玉輝：表弟來了，待我開門。

〔開門入內相見介。〕

玉輝：哦，表弟，深夜前來，但是有什麼不了的大事？

大成：〔欲言又止；嘆氣〕噤！

玉輝：表弟有話請講！

大成：我——〔話到嘴邊，又嚥住。〕

玉輝：怎麼了，莫不是你爹爹他——

大成：不是的！

玉輝：那你到底是有什麼事，這樣為難？

大成：講也是白講，沒有用的！

玉輝：你快快說出來大家合計，俗語說：人多生巧計。

大成：〔強打精神〕只因——〔頓住〕

玉輝：因什麼——

大成：〔一口氣說下去。〕只因花家嫁女，派了我二兩銀子，是我東奔西走，借貸無門。那張二前來催索，爲了無銀，把鍋起去。說是明日有銀便罷——

玉輝：若是無銀——

大成：若是無銀，就要趕出房子抽回地，絕了我一家生活之路了。

玉輝：〔呆住〕喂呀！〔唱二簧散板〕

聽罷言來嚇壞了我，

富戶害人就不能活。〔沉思〕

大成：〔暗然的〕我知道說也是白說，空惹你跟着驚嚇，我要走了！

玉輝：表弟且慢，大家商議商議。

大成：事到如今，還有什麼商議，想你一個人過日子，上養親，下教子，全憑了兩手針錢，勉強糊口，哪有閒錢借給我呢？！

玉輝：這個——

大成：〔望見案頭嫁衣，不禁起火。〕噤呀：偏偏是這花家的

響

小丫頭，就是這樣的滿金刺鳳，這的我這貧寒之家，走頭無路了。

玉嬋：（忽然想起，大喜。）表弟，有了？

大成：有了什麼了！？

玉嬋：有了銀子了！

大成：（大喜過望。）有了銀子了？

玉嬋：現成的銀錢沒有，可有九件衣服在。乃是我的嫁衣，是我出嫁的時候，親手所縫。自從你姐夫逝世以後，我幾乎都把它忘懷了。我現在留着反正也是無用。你拿去或當或賣，還了這筆賬王債，豈不是好。（取衣介）表弟請審。

大成：想這嫁衣，乃是你年青時候的心血。親下姐夫已死，尤其值得懷念。一旦爲我拋棄，豈不可惜。

玉嬋：自家姐弟，講什麼心血懷念。表弟，你拿去罷！

大成：（檢視衣服，不忍的。）這共是幾件。

玉嬋：共是九件！

大成：九件！？

玉嬋：管他九件八件，總還值得二兩銀子！

大成：（含淚的）表姐如此大義，叫我這做表弟的如何承受。想我堂堂男子，不能爲表姐擔憂，倒要表姐你——

玉嬋：（流淚的）表弟，你不要講了！

大成：表姐眼內落淚，莫非心有不忍？！

玉嬋：不是我心有不忍，乃是我看到嫁時衣服，想起你那死在河內的姐夫來了哇！（掩淚。）表弟，你快去吧，你看，天快亮了！

大成：我去了！

玉嬋：你去吧！（送大成下，掩門下揖。）

大成：想起九件衣服，乃是表姐心中寶愛之物，若是賣去，豈不賣了表姐的恩情。我不免尋個當舖，暫且把它當二兩錢子，日後也

好頭取便了。(下)

〔鷄鳴。〕

〔曙光現。〕

第五場

〔玉泉當。〕

〔孫小，李信上。〕

孫小：當舖，當舖。

李信：有進無出，

孫小：生吞活剝。

李信：巫賽老虎。

孫小：活人出了門就罵，

李信：死人棺材裏唧唧！

孫小：挨球去吧，什麼叫死人棺材裏唧唧，人死了，他還唧唧什麼！

李信：他冤的很嘛，他不唧唧！

孫小：別他媽扯臊咧！我孫小！

李信：我李信。

孫小：我們哥倆在這花老員外開的玉泉當裏做下手，今早起來，在這櫃台裏一站，看看有沒有冤死鬼上門來。

李信：我說哥呀！

孫小：兄弟！

李信：你我的東家，花老員外花府上，昨夜裏出事了，聽說沒有！

孫小：什麼事呀？

李信：有一個大胆賊人，夜入花府，盜去嫁衣九件，殺死了頭二名

，還下尖刀一把，假臉二個。

孫小： 真的？

李俏： 可不是真的！剛剛老員外把咱們掌櫃的傳了去，咱們掌櫃的回來告訴我的。

孫小： 盜去嫁衣九件，還殺死了頭一名？

李俏： 可不是！

孫小： 他的胆子可不小哇！

李俏： 簡直比窩瓜都大！

孫小： 這小子偷人還戴假臉，看起來怕是個常在花府上走動的熟
人！

李俏： 可不是嗎！

孫小： 這年頭人都讓錢逼瘋了，你我可得小心着點！

李俏： 敢情。

孫小： 你看那邊來了個人，提着個包袱，直眉瞪眼的，準是去找老
虎！

李俏： 當舖！

孫小： 對啦，當舖。

〔申大成上〕

大成： 走到這裏，天已大亮，眼前就是玉泉當，不免進去便了。（

仰望介）好高的台櫃呀。（把包袱極上去）當衣服！

孫小： （喝着茶，做不看見狀。）我說夥計。你吃飯了沒有？

李俏： 我吃了！

孫小： 你吃的什麼飯！

李俏： 大米飯燉肉！

大成： （不耐煩，但陪笑的。）掌櫃的，請看看我的東西，我等着
錢用。

孫小： （故作不聽見狀）慫請喝茶！

李俏： 我正肚子裏油膩的慌！

- 大成：（更不耐煩）掌櫃的，買賣上門，你怎麼儘着閒扯。
- 孫小：（更自在的）這兩天不看牌？
- 李俏：還說呢，昨兒個還輸了他媽的八吊！
- 孫小：運氣不好！
- 李俏：就別提了！
- 大成：（拍櫃台。大聲喊。）當當，當當！
- 孫小：吵什麼！悞不了你棺材本，這是你的！
- 大成：我的！
- 孫小：什麼東西！
- 大成：衣服！
- 孫小：曉得是衣服。什麼樣的。單夾絲綿，還是皮貨！
- 大成：是嫁衣！
- 孫小：（大驚）嫁衣？幾件？
- 大成：九件！
- 孫小：（更驚嚇）九件！好我的老爺子！（略一翻檢）拿到後面給掌櫃的看看。（向李俏做眼色）
- 李俏：是了。（急下）
- 大成：怎麼樣了！
- 孫小：拿到後面給掌櫃的看看，訂個價錢！
- 大成：請你快一點，我有急事！
- 孫小：悞不了。你老兄貴姓！
- 大成：姓申！
- 孫小：看你老兄這樣子，八成是給人家下力吧！
- 大成：下力又怎麼樣？
- 孫小：涉什麼，我隨口問問。嚕，年青書的，你怎麼做這種事情？
- 大成：家中貧寒，無有辦法！
- 孫小：家中貧寒，無有辦法。可惜呀！
- 大成：（怒惱的）什麼可惜不可惜的！我進得你家當舖，你却只管

東扯西拉問長問短，是何道理。

孫小： 噤，你火氣還不小呢！我們掌櫃的來了！

〔掌櫃和李俏懸上〕

掌櫃： 是誰當這九件嫁衣！

孫小： 就是他！

掌櫃： 你呀，你不是佃戶申大成嗎？

大成： 正是！

掌櫃： 這衣服是你的？

大成： 不是我的，倒是你的！

掌櫃： 也不是我的，也不是你的！夥計們，把他給我綁了！

孫小： 噤！（綁大成介）

大成： （掙扎，憤怒。）你們這些吃人的賊，清平世界，你們如橫行霸道，難道就不顧王法嗎？

掌櫃： 有跟你講王法的地階。

大成： 天哪，這到底是什麼世界！？

掌櫃： 得了罷，瞧你那窮像，你配有這衣服！

大成： 難道是我偷來的搶來的不成！？

掌櫃： 你自己說出來了更好。走！拿他見員好法！

大成： 什麼！你，你，你們——

掌櫃： 走，走，走！

〔推綁大成下〕

第六場

〔花府太廳〕

〔縣長喬子桐，差人，花自芳，花二，張二及衆雜役在場。〕

忤作：（上報）啓稟大老爺，小的驗尸已畢。驗得女尸一口，刀刺殞命。刀從左腋而入，深及三寸，以致身亡。賊人行凶後，張皇逃去。遺下兇刀一把，假臉一副，所驗是實！

花自芳：可惱哇，可恨！（唱西皮散板）

該死的囚徒真胆大，
竟敢偷盜我老花；
花花太歲誰不怕，
亞賽閻王鬼夜叉，
有朝一日賊拿下，
碎尸萬段我的恨難煞！

喬子桐：（陪笑的）老員外也不必如此氣惱，待下官回衙，即捉拿，也就是了。

花自芳：老父台你有所不知，想我花自芳，家財萬貫，威鎮四方。平日那個不知，誰人不怕。太胆囚徒，竟敢太歲頭上動土，老虎口內謀食，豈不可恨。想這盜衣殺人，事體倒小，這偷盜到我的頭上，實實的令人難忍——

〔掌櫃急上〕

掌櫃：啓稟老員外，這盜衣殺人的賊，已經破小的拿下了。

花自芳：怎麼講！

掌櫃：殺人賊已經被小的拿下了。

花自芳：講！

掌櫃：今日清晨起來，有一個小子，賊眉鼠眼的提了個包袱到鋪子裏來當，孫小打開一看，是嫁衣九件——

花自芳：數目正對。

掌櫃：就問他為什麼做下這種事，他言說家中貧寒，無法可想——

花自芳：真正大胆——

掌櫃：小的出去一看，乃是老爺家下的一個佃戶——

花自芳：怪不得他戴了假臉。

掌櫃：名叫申大成——

花自芳：哦，申大成，本來就是好東西！

掌櫃：小的思想，他一個窮佃戶，那來的這新嫁衣呢，分明是偷盜老爺的——

花自芳：着哇！

掌櫃：小的一盤問，他神色張皇言語咬唔，我就把他綁上帶來了。

花自芳：現在那裏？

掌櫃：現在門外！

花自芳：抓來見我！

掌櫃：是。

〔衆綁大成上〕

大成：（一路盤解）你們綁我，到底是爲了什麼，真是屈煞人了！

花自芳：陡！（唱西皮散板）

二見賊人怒氣生，

竟敢持刀來行凶，

喝了聲小子們，

衆家人：有！

花自芳：給我打！（接唱）

活活打死小畜生！

大成：（嘶叫）冤枉啊，冤枉！你們怎麼不由分說，這樣劈頭亂打，我到底身犯何罪，要這樣活活的將我打死！

花自芳：住口！這九件衣是誰入之物！？

大成：九件衣乃是我家之物，到你家當舖裏去當不假！

花自芳：一派胡言！分明是你夜入吾府，盜衣殺人，事到如今竟敢強詞抵賴！

大成：想這盜衣殺人，乃是彌天大罪，你們誣賴好人，有何爲哉！

花自芳：現有九件衣爲證！

大成：九件衣可曾檢認？！

花自芳：不必檢認，分明盜自吾府，難道你還窮漢，倒有這嫁時衣不成？！

大成：難道只有你一個人的女兒才能出嫁不成？！

花自芳：呸！若非我花某的孩兒，看誰人早晚出嫁！申大成啊，申大成——

大成：花自芳！

花自芳：狗強盜！

大成：活閻王！

花自芳：啊！你敢辱罵老夫，小子們；給我打！

大成：慢來，列位兄弟，想我申大成，從小勤儉持家，並無半點過錯。這是衆位曉得的，現在遭此不白之冤，分明是這花閻王，爲富不仁，看上了我這九件嫁衣，因此才欺害良善——

花自芳：住口！小小佃戶，竟敢當面頂撞咱家，小子們——

衆人：有！

花自芳：給我打，打！打！……

（衆毆打介。）

大成：天哪，打死人了哇！

喬子佃：小子們，且慢動手。衙役——

衙役：差！

喬子佃：把他給我攙起來。

衙役：是！

喬子佃：我說那一窮漢，你認得我嗎？

大成：（軟弱的）未曾識得大人！

花二：這就是縣裏的喬太老爺，瞧你這雙狗眼！

大成：（勉強跪倒，希望的）大人給小人作主哇！

喬子佃：你怎麼起意盜衣，怎麼執刀殺人，好好的說給我聽聽，我

好給你作主，你就好好的說吧！哦！

大成：小人明鑒，小人乃是個勤苦佃戶，怎敢做這種犯法之事。皆因這花家嫁女，小人不該佃了他的二畝地；竟被派了二兩銀子的喜錢。小人貧寒，實無這銀子隨喜，萬般無奈，乃找小人表姐家商量借貸，是我表姐家下無銀，可憐小人，遂把縫出嫁的嫁衣九件借與小人，小人持往當舖去當，就被這王掌櫃不由分說，扯拿到此，拳足相加，打成這般模樣，小人實實的冤枉啊！

喬子佃：依你說，這九件衣是你表姐借給你的！

大成：正是！

花自芳：他表姐是什麼人！

花二：就是那個做針線的夏玉輝！

花自芳：想那夏玉輝，乃是一個寡婦，平日擦胭脂抹粉，甚不正經。大人明鑒，這其中必有好情！

大成：（怒吼）花閻王，你講話要憑良心啊！

喬子佃：（大喝一聲。）不許你講話。（向花自芳陪笑的）老員外，這件事你交給下官辦吧，包管叫你滿意就是了。

花自芳：謝大人！

喬子佃：左右呢！

衙役：有！

喬子佃：立刻把夏玉輝給我帶來。小心別走漏了風聲。一應人拉傳齊了公堂候審！

衙役：着！

喬子佃：看轎！

衙役：着！

〔喬子佃等下〕

花自芳：花二！準備請子明日老夫親自上堂。

花二：是！（同下）

第七場

喬子佃：（上，引子）文章道理不中用，錢多勢力就通神。

（白）敝人生來愛錢票，學會做官那一套，有錢的都是我祖宗，沒錢的我日他姥姥。因我有孔即入，無發不通，老百姓叫白了，就叫我發發通。兩榜進士出身，在這河南開封府做個知縣。到任不及一年，就被我弄了個三尺黃泥都挖盡，野外荒坟鬼夜哭。連鬼都得流淚，總算是略展平生抱負。這且不表。近日花自芳花老員外的家裏，出了件盜衣殺人的案子。想這花自芳，乃是本縣的首富，平常對下官也很有些照應。我不免和師爺合計合計，我說師爺！

師爺：大人！

喬子佃：那盜衣殺人的案卷，你閱過了沒有哇？

師爺：倒也看過了。

喬子佃：怎麼審問，如何結案，你有什麼主意沒有哇？

師爺：依小人看來，那申大成幾經拷問，死不肯招，恐怕其中倒有些蹊蹺。且那九件嫁衣，既供稱由夏玉嬋家借來，必有情由，也難斷定就是花家之物。我看這申大成，是冤枉的！

喬子佃：怎麼着，這申大成是冤枉的！

師爺：大人明察！

喬子佃：明察，我還暗訪呢！

師爺：大人！我的意思是，大人請想，這花員外要是真想要申大成的命，也得破費幾個才好。倒不是咱們貪他的錢，總得鬆蹣左右衙役的眼，才好下手哇！

喬子佃：想這花老員外，平常對我們都有個照應，他如今正在氣頭

上，要不把這申大成定案問罪，他的氣消不了，自然是不肯善罷甘休的。再說，目今四鄉鬧哄哄的，李閻那個瞎子已經打進紫荊關了。我看見這些窮小子就來氣，早就想抓幾個開刀，鎮壓鎮壓。事到如今，這申大成冤枉也是他，不冤枉也是他，殺一儆百，也讓那些窮小子們開開眼界，這叫作寧肯錯殺三千，不能漏網一人！！

師爺：大人說的怕不是有理，只是這人命大事，非同小可，若無鐵證，這案卷上怕不好落筆，也恐人心不服，大人三思！

喬子佩：你的意思我明白了，你還不是想花員外的錢，可花員外的錢，就是花也得花在地階上。我們平常仰仗的地方很多，該出力的地階還是得出力，別儘顧了眼前就忘了腦後！

師爺：話雖是這麼說，可左右衙役都貪圖眼前痛快，又有什麼辦法呢！

喬子佩：（生氣的）我自有辦法，不用你管！案子結了，我自然有賞！

〔差人上〕

差人：稟大人，花老員外門前下轎了！

喬子佩：快快有請！

〔迎接與花相見介〕

喬子佩：老員外！

花自芳：喬大人！

喬子佩：哈哈！

花自芳：老員外請坐。

喬子佩：請坐，哦，喬大人，不知這人犯可曾傳齊？！

花自芳：倒都傳齊了，只剩下一事未妥！

喬子佩：何事未妥？！

花自芳：想這九件衣，乃是鐵打的證據，申大成到底是不是真凶

犯，都在這九件衣上。二會公堂傳審，少不得要當堂對證。老員外，你對這衣服的事兒，想是不甚了了的，你準備下證人沒有哇！

花自芳：倒也準備下了！

衙子伺：看不出老員外你倒內行的很呢！

花自芳：過獎。是老夫也有鑒及此，故而帶得一個侍女前來，出事之夜，這侍女與那被殺的丫環，曾經一同檢點嫁衣。

衙子伺：如此甚妙，左右呢！

衙役：着！

衙子伺：擊鼓升堂！

〔拉開，縣政府大堂。〕

〔前懸「肅靜」「迴避」之虎頭牌。〕

〔擊鼓聲中，衆聲齊喊：「大老爺升堂裏，喏——。」〕

衙子伺：員外請坐。

花自芳：這公堂之上，那有老夫的坐位。

衙子伺：老員外德高望重，豈有站着之理，坐下才好講話。

花自芳：如此太謙了，哈哈……

衙子伺：帶申大成！

衙役：喏——

〔申大成披索急上〕

衙子：犯人二名，申大成告進——

衙役：喏——

〔申大成當堂跪倒〕

衙子伺：你就是申大成嗎？

大成：正是！

衙子伺：申大成你怎樣持刀殺人盜去九件嫁衣，從實講來！

大成：小人冤枉！

衙子伺：你冤枉，誰是罪犯哪！看你這賊樣，就不是個好東西！左

右呢！

衆聲：噢！

喬子侗：看來棍伺候！

衆聲：噯！

大成：（驚嚇的）（唱二簧散板）

喬大人在公堂忽然變臉，
吓的我色如灰胆戰心寒，
強捺住心頭的如海深怨，

（白）大人哪，

全不顧你懸明鏡頭頂青天。

喬子侗：好哇！聽你的言語，說是我高懸明鏡，頭頂青天，怎麼着，錯怪了你了嗎？自從我做官以來，從來沒錯斷過一件案子，真是名號青天比天還青，心似明鏡比鏡還明，諒你也不是不知道。好好的告訴我，你要不是盜衣殺人的凶手，這九件衣怎麼到你手裏呢！

大成：這九件衣乃是夏家表姐所贈，小人不敢撒謊！

喬子侗：依你說來，這盜衣殺人的，倒是你夏家表姐了！

大成：（大驚）大人何來此等言語，想那夏家表姐，乃是個瘦弱女人，她，她，她怎能盜衣殺人！

喬子侗：她是個瘦弱女人，那你呢，你必是個壯大強盜了！

大成：大人哪！！（唱二簧搖板）

花家逼銀追的緊，
呼天不應借無門。
夏家表姐恩義重，
九件衣服贈至親！

喬子侗：依你說，這九件衣乃是你表姐親手所縫？！

大成：正是！

喬子侗：你怎麼知道是姐親手所縫呢？！

大成： 是小人借衣之時，表姐講的！

喬子侗： 沒錯嗎？

大成： 不敢欺哄大人！

喬子侗： 好！傳夏玉嬋！

衆聲： 傳夏玉嬋！！呸！！

〔夏玉嬋披索上〕

玉嬋： （唱西皮快板）

鎖深閨忽然間禍生天外，
披枷鎖暗地裏胡思亂猜，
鎮日裏勤織錦無有怨艾，
是什麼差錯事惹下禍災。
拉拉扯扯到公堂外，
衙前豎立着虎頭牌，
兩旁公人兇似虎，
縣大老爺若狼豺。
吼聲如雷驚魂不在，
眼含熱淚一步一捱！

公人： 走吧，捱什麼，還跑的了你！犯婦夏玉嬋一名！

衆聲： 呸！！

〔夏玉嬋跪〕

喬子侗： 你就是夏玉嬋嗎？

玉嬋： 正是！

喬子侗： 多大年紀？！

玉嬋： 三十二歲！

喬子侗： 住在那兒？！

玉嬋： 住在縣城西街。

喬子侗： 你的男人呢？！

玉嬋： 下世已久！

喬子侗： 是不是你下毒藥害死的！

玉嬋： 乃是打魚在河內淹死的！

喬子侗： 哦，淹死的，必是平日裏沒做好事！你指什麼爲生？！

玉嬋： 全靠針線度日！

喬子侗： 那邊那個小子，你認識不認識！

玉嬋：（舉目吃驚介）那不是申表弟？！

大成：（哭叫）表姐呀！！

喬子侗： 哇！這不是你們敘親戚的地階！認識不認識？

玉嬋： 乃是我的表弟！

喬子侗： 沒認錯？！

玉嬋： 不錯的！

喬子侗： 不錯，那就對了！

玉嬋：（狐疑的）什麼對了？！

喬子侗： 你心裏明白！

玉嬋： 明白何來？

喬子侗： 何來，還海來，稍來，帶來呢！老爺這兒講話，不准你亂問！

玉嬋： 是！

喬子侗： 瞧，（指案前衣包）這衣服是誰的？

玉嬋：（遙望端詳介）這衣服是我的，是我贈與申表弟的！

喬子侗： 哇！好個大胆的夏玉嬋，衣包都沒有解開，你怎麼就知這衣服是你的，分明是一刁婦。左右呢！

衆： 呔！

喬子侗： 掌嘴！

〔掌嘴介〕

〔大成痛心介〕

〔玉嬋寬卻介〕

大成：（哭喊）表姐呀！

玉嬋：喂呀！……小婦人這兒話還沒有講完，老大人就不分皂白，
是這樣將小婦人拷打，小婦人實實的冤枉啊！

喬子侗：打你，我還吃了你呢！衣包沒有打開，你怎樣就知道衣服
是你的，哎！

玉嬋：小婦人遠遠望去，認識那包衣服的包袱！

喬子侗：你倒好眼力呀，這衣服分明是花老員外的，你怎麼說是你
的？！哎！

大成：是花家的有何憑據？！

喬子侗：你要憑證啊。來呀，帶花家使女！

衆：帶花家使女。

〔帶花家使女上〕

小環：參見老爺！

喬子侗：你就是花家使女！

小環：是！老爺！

花自芳：來，上前認過衣服！（暗示的）你要小心，仔細了！

小環：是！

喬子侗：當初這衣服是你包的！

小環：是我包的！

喬子侗：不會認錯了！

小環：錯不了！

喬子侗：（也叮嚀的）人命大事：你要仔細了！

小環：是，老爺！

喬子侗：上前來認！

〔展衣檢驗介〕

小環：（大驚嚇）啊呀，老員外呀，這衣服不——

花自芳：（威嚇的）不什麼？！不什麼？！快講！不是咱們家的嗎？

小環：（被驚轉口）不是咱們家的嗎？

花自芳：不是咱們家的，倒是別人家的不成。哼，下去，滾！（小

〔聲〕回去跟你算賬！快滾！

小環：（驚嚇的含淚不忍下）

喬子侗：夏玉嬋，聽明白了嗎？人家已經認出來了，你還有何話說！

大成：大老爺，這侍女之言，不足為憑！其中有詐。

喬子侗：哇！你說人家的話，不足為憑，你們的話，又有什麼憑據？！

玉嬋：若衣服果是小婦人的，乃小婦人親手所縫，小婦人自有憑證！

喬子侗：我且問你，這衣包內衣服幾件？

玉嬋：九件！

喬子侗：什麼衣服？

玉嬋：時衣服！

喬子侗：什麼款式！

玉嬋：三襖：三裙：三褲！

喬子侗：什麼顏色？

玉嬋：大紅，玫瑰紫；藕合三色！

喬子侗：上繡何物？！

玉嬋：乳燕朝陽，牡丹富貴！

喬子侗：如何牽針，如何引線！

夏玉嬋：花上有眼，衣內無痕！

喬子侗：你倒好手藝呀，有什麼記號！

玉嬋：衣襟之下，俱有那玉嬋為記！

喬子侗：（對一差人）上前驗過！

〔一差人驗畢〕

喬子侗：驗得如何？

差人：驗得嫁衣九件，三襖，三裙，三褲，共分大紅，玫瑰紫，藕合三色；上繡乳燕朝陽牡丹富貴，花上有眼，衣內無痕；

衣襟之下，俱有玉輝爲記！！

喬子侗：（呆倒！）

玉輝：縣太爺，你看如何！

喬子侗（狼狽介）

花自芳：老父台，想這夏玉輝，乃是有名的繡工，此次小女出嫁，

所有嫁衣，俱是她的針錢；這嫁衣款式，豈有不知。分明是一刁婦，託詞混賴，不勘大刑，如何肯招！

喬子侗：着哇！想你夏玉輝，乃是有名的好針錢，花家嫁衣，俱是你一人承擔，嫁衣如何，你豈不知。分明託詞欺蒙，左右呢！

衆：噢！

喬子侗：看來棍，把她給我夾起來！

衆：着！

玉輝：我實實冤枉！

喬子侗：不必胡言，你招不招！

玉輝：小婦人冤枉啊！

喬子侗：衙役們，動手！

衙役：夥計，你捆緊了繩子！

喬子侗：給我用力夾，夾，夾！

〔衙役兇惡的綁繩子介〕

〔喬子侗催迫用力介〕

玉輝：喂，呀——（痛入骨髓，抖戰，掙扎，暈迷介。）

大成：啊——呀！（心如刀攪，膝行而前，欲自代而無從介。嘆厲的叫。）大老爺，你——你——你上有青天吶！！

衙役：啓大人，夏玉輝暈過去了！

喬子侗：用水噴！

〔衙役噴水介〕

玉輝：（逐醒）（唱二簧搖板）

狗驕官夾的我骨節難——

大成：老爺開恩。開導開導我，小人我不知道要怎樣的招才好哇！

喬子佩：你不是見財起意，夜入花府盜去嫁衣嗎？

大成：是的！

喬子佩：不是殺死一個丫環的殺人兇手嗎？

大成：（痛楚的）哼……

喬子佩：這刺刀假臉是你丟下的翻？

大成：是小人丟下的。

喬子佩：沒有錯？

大成：沒有錯！

喬子佩：沒冤枉你！

大成：沒冤枉我！

喬子佩：老爺我可是連一個巴掌都沒打你，你自己心甘情願的招了！

大成：是心甘情願的招了！

喬子佩：（忽然變臉。）那夏玉輝為什麼說這衣服是她的！

大成：（驚呆的）大人！

喬子佩：她要不是和你通奸，和你夥謀，她會肯這麼替你熬刑抵賴嗎，說！！

大成：大人，那九件衣原本是她的！是大人要我招成偷盜花家的呀！

喬子佩：什麼，你想反供啊！左右呢！

衆：着！

喬子佩：大刑伺候！

衆：着！

（師爺向喬耳語介。）

喬子佩：（點頭）哦，哦，哦，——這也好！申大成，你既然都招了，我也不難為你，當堂畫供罷！

（大成看了看供紙，抖戰，含淚當堂畫供。）

大成：老爺開恩。開導開導我，小人我不知道要怎樣的招才好哇！

喬子佩：你不是見財起意，夜入花府盜去嫁衣嗎？

大成：是的！

喬子佩：不是殺死一個丫環的殺人兇手嗎？

大成：（痛楚的）哼……

喬子佩：這刺刀假臉是你丟下的翻？

大成：是小人丟下的。

喬子佩：沒有錯？

大成：沒有錯！

喬子佩：沒冤枉你！

大成：沒冤枉我！

喬子佩：老爺我可是連一個巴掌都沒打你，你自己心甘情願的招了！

大成：是心甘情願的招了！

喬子佩：（忽然變臉。）那夏玉輝為什麼說這衣服是她的！

大成：（驚呆的）大人！

喬子佩：她要不是和你通奸，和你夥謀，她會肯這麼替你熬刑抵賴嗎，說！！

大成：大人，那九件衣原本是她的！是大人要我招成偷盜花家的呀！

喬子佩：什麼，你想反供啊！左右呢！

衆：着！

喬子佩：大刑伺候！

衆：着！

（師爺向喬耳語介。）

喬子佩：（點頭）哦，哦，哦，——這也好！申大成，你既然都招了，我也不難為你，當堂畫供罷！

（大成看了看供紙，抖戰，含淚當堂畫供。）

喬子佩：左右呢，把這兩個犯犯帶入死囚牢裏去！

衆： 喏！

〔大成與玉輝相對而泣介。〕

衙役： 走吧，還磨喪什麼。

〔押大成玉輝下。〕

喬子佩： 老昌外，這總給你出氣了吧！

花自芳： 倒也痛快！只是這申大成未曾承認，與玉輝那奸賊，仍屬美中不足！

喬子佩： 管他承認不承認，反正我替他寫的供詞，他又簽了押，還怕他抵賴嗎？

花自芳： 多謝老大人高明，告辭了！

喬子佩： 呸，這九件嫁衣已經當堂斷給老昌外了，請帶去罷！

花自芳： 不消，就送與老大人穿戴，也就是了。

喬子佩： 送給我穿戴？

花自芳： 送與你家下人穿戴呀！哈哈哈！

喬子佩： 這還像話！

花自芳： 告辭了！

喬子佩： 請！

花自芳： 請。（欲下忽退回）

花自芳： 啊呀，險些誤了大事！

喬子佩： 怎麼了，你還是！

花自芳： 想這持刀殺人，鮮血四濺，殺使倘有血衣之理，滿許多巡撫裏面，倘再有當時的殺人血衣為證，豈更顯得我們不是冤在他了。

喬子佩： 這個！

老爺： 老昌外所言不差，真能夠在申大成身上追出殺人血衣來，這案卷上就更顯得天衣無縫，不論到那兒，申大成也永無翻案的日子了！

喬子佩：左右呢，把這兩個犯犯帶入死囚牢裏去！

衆： 喏！

〔大成與玉輝相對而泣介。〕

衙役： 走吧，還磨喪什麼。

〔押大成玉輝下。〕

喬子佩： 老昌外，這總給你出氣了吧！

花自芳： 倒也痛快！只是這申大成未曾承認，與玉輝那奸賊，仍屬美中不足！

喬子佩： 管他承認不承認，反正我替他寫的供詞，他又簽了押，還怕他抵賴嗎？

花自芳： 多謝老大人高明，告辭了！

喬子佩： 呸，這九件嫁衣已經當堂斷給老昌外了，請帶去罷！

花自芳： 不消，就送與老大人穿戴，也就是了。

喬子佩： 送給我穿戴？

花自芳： 送與你家下人穿戴呀！哈哈哈！

喬子佩： 這還像話！

花自芳： 告辭了！

喬子佩： 請！

花自芳： 請。（欲下忽退回）

花自芳： 啊呀，險些誤了大事！

喬子佩： 怎麼了，你還是！

花自芳： 想這持刀殺人，鮮血四濺，豈能沒有血衣之理。滿許多巡撫裏面，倘再有當時的殺人血衣為證，豈更顯得我們不是冤在他了。

喬子佩： 這個！

師爺： 老昌外所言不差，更應該在申大成身上追出殺人血衣來。這縱使上就更顯得天衣無縫。不論到那兒，申大成也永無翻案的日子了！

喬子侗：我知道你說什麼。申大成！我告訴你，有血衣便罷，要是沒有血衣，左右，看夾棍！

大成：大人不必動怒，想是小人妻子，爲救小人的性命，把血衣藏起來了。大人若肯叫小人回家，見上妻子一面，小人我，我，我好去找哇！

喬子侗：還不結咧，左右！押申大成回家把血衣去！

衆：着！

〔押申大成下。〕

喬子侗：我說有就得有，沒有也得給我變出來。走，師爺，過廳去，可把我給累壞了。（同下）

八 第 場

〔申大成家。〕

申娘：（上唱二黃散板）

半生勞碌遭橫禍，

一腔血淚灑成河。

（白）不知爲了什麼事情，我丈夫被那官府鎖拿去了。聽得人說：『我丈夫爲了那九件衣，屈打成招，連夏家表姐也牽連上了。』我想去探看丈夫一面，又不知這衙門現在那裏？怎樣進去？現老父病重，無人照管。適才老人家已經逼問了幾次，我怎敢把這種兇事對他言講，豈不要嚇死了他。想我父子夫妻，半生勞碌，竟然遭下這種橫禍，是怎麼得了哇！我不免到門前張望張望，看有什麼親鄰經過，託他到衙門裏打探打探便了。（接唱）

守倚柴門雙淚垂，

吞聲忍氣暗傷悲。

一腔怨怒似江水，
此恨滔滔流向誰？
殘冬無飯存奢望，
痴待來年春再回。
豪家欺凌何時了，
天下烏鴉一般黑。

（白）想我這窮人家哪，單剩一層皮包骨，你們那些閻王們却還要狠心辣手，昧盡天良，剝皮挖髓，千方百計傾害窮人。

思前想後心兒碎，
碎成片片往獄裏飛，
人間何地存公道，
救我丈夫出災危！

（白）怎麼後在這門前站了半日，竟不見一個人影，難道我家遭此大禍，連個人影也不敢上門了嗎？

申父：（扶杖上）申娘！媳婦！申娘！

申娘：想是爹爹又起來了。（相見介）爹爹！

申父：（張望介）

申娘：爹爹望些什麼？

申父：那大成兒他到那裏去了？！

申娘：他，他，他到那花家出差去了哇！

申父：那灶台上的鍋那裏去了？！

申娘：這鍋嗎？——

申父：那裏去了？！

申娘：（忍不住的。）被那花家的強盜搶了去了哇！

申父：怎麼講！

申娘：被那花家的強盜搶了去了哇！

申父：啊呀？——

申娘：爹爹息怒！

開

申父： 又是爲何？

申娘： 爹爹不問也罷！

申父： 我一定要問！

申娘： 爹爹呀！爹爹一定要問，孩兒也不能再來隱瞞，只求爹爹
要謹慎，孩兒才敢實言。

申父： 你快講吧，不然，我可要急壞了！

申娘： （唱二簧散板）

爹爹不必苦追尋，
孩兒言來聽分明，
爲因花賊女出門，
強派貧家二兩銀，
萬般無奈告親鄰，
夏家表姐施厚恩，
嫁衣九件爹心愛，
忍痛暗與絕路人！

申父： 有了衣服，換成銀子，還了他這筆閨王債也就罷了！

申娘： 爹爹呀。（唱）

誰知花賊心兇狠，
咬定你兒起盜心，
九件衣服爲憑證，
五花大綁送公庭，
在公庭，受苦刑；
夾，打，敲，重，無其數，
堂上堂下兩聲鬧，
好皮肉難熬這非刑苦，
屈打成招是盜衣殺人！

（白）爹爹，適才官府又差下衙役，到家尋覓查血衣，想
孩兒乃是屈打成招，這血衣叫我那裏去找，那裏去尋！！看起來

我們全家大小，是沒有求生之路了哇！

申父：啊呀——（唱二簧散板）

聽一言來怒氣噴。

悠悠頭上走三魂。

牙關一咬我向外奔——

申娘：（扯住）爹爹那裏去！

申父：拚了性命省得操心！！（急進介）

啊呀——哦——哦——哦——（倒椅上）

申娘：（哀呼。）爹爹。爹爹。爹爹！

〔衆押申大成上。〕

衙役：你看，這就到了。我說申娘啊，你丈夫給我們押回來啦！

申娘：什麼，我丈夫他……他——他押回來了！

衙役：押回來了！

大成：申娘在那裏！

申娘：兒夫在那裏！

大成：申娘——

申娘：（叫頭）啊——呀——（唱二簧搖板）

見兒夫不像個活人模樣——

怎不叫人痛斷肝腸！

破掛兒撕裂的三三兩兩。

血模糊眼乾枯臉破唇傷。

天哪！

忍不住淚珠兒往下亂滾，

欲開言聲哽咽有淚無腔。

天哪！

大成：申娘，我的妻——

衙役：呸，呸，別虛着嗓子，快辦正經事吧！

大成：（對哭介。）
申娘：

衙役：好。好。好。申娘，快把血衣拿出來，我們還等着呢！

申娘：你說血衣嗎？

衙役：是呀，快拿出來吧！

申娘：想我丈夫，乃是屈打成招，列位公差都是曉得的，那血衣叫我哪裏去？何方去尋？

衙役：是呀，是呀，我們也都明白，你總得想個法子呀！

申娘：有什麼法子可想？

衙役：申娘，你別糊塗，有血衣便罷，要是沒有血衣，怪不得你丈夫還得受點活罪！

申娘：怎麼講？

衙役：你自個兒想去吧！

大成：啊呀，申娘，事到如今，有血衣也是死，沒血衣也是死，與其受盡折磨，倒不如開個痛快。申娘！你君看二平日夫妻份上，千萬求你救我一救，我這裏磕——磕——給你磕頭了！！

申娘：（注視半晌，忽然領悟。）我：我——我——

（掩面大哭下）

（注：此處不可用假哭。）

衙役：還小媳婦真賢惠！

申父：（漸漸醒過來，輕微的喘氣。）

大成：（艱難的爬起來。）

申父：（裏面的）氣死我了哇！

大成：（開聲抬頭，急上前。）是不是爹爹——

申父：（不認識了。）你是誰？

大成：爹爹，怎麼連孩兒的模樣都不認識了！！

申父：你——你——你是大成——

大成：爹爹！

申父：啊呀，兒囡！

衙役：不要哭，安靜點。

〔申娘手持血衣上。〕

申娘：（強力支撐。面視堅決。）血衣在此，列位，請拿去吧！

衙役：這就好了，總算了結一件大事。申大成，走吧！

大成：（感泣的）申娘，你我再見了！

申娘：（更堅決的）再見了！！

大成：這家裏的事情——

申娘：（沉重，有力量的。）你放心，我都明白了！

大成：（淒厲的）申娘！！

申娘：（更有力量的。）我都明白了！！（長久的，持續的，昂首凝

視遠方，若呆滯，也儼用全生命凝視着一件什麼東西似的。）

衙役：（催促的）走吧，走吧！！

〔強拉申大成下。〕

申父：（脚步歪斜的追出。）大成：你怎麼一句話都沒有。你沒有什麼話了嗎？大成！！大成！！

衙役：滾開！

〔推申父倒地，拉大成下場。〕

申父：（在地下掙扎。）

申娘：（不動，近於平靜地。）起來吧，爹爹，起來！你站起來！！

申父：（果然站起來。發現申娘有些異樣。）你怎麼了，申娘，你怎麼——你——（忽然發現她左臂的鮮血。）這是什麼？！啊！！

申娘：血！！

申父：什麼！！

申娘：這是血，血，血！

申父：你——怎麼——

申娘：我用我自己血，染了二件血衣，就送了你們兒子他。他的怨了！！

申父：申娘！

申娘：（呆呆的）啊！

申父：（哭倒）申娘啊！

申娘：（支持不住的忽然跌倒，淒厲的。）爹爹，爹爹！我們活不下去了哇！

（幕急閉。——）

第九場

（晨光漸從外面透進來。監獄裏依然感到沉悶昏暗。女犯們模模糊糊，早晨的曙色帶給了這些人一點安慰。玉輝已數夜未眠，臉色現着極其蒼白憔悴。）

玉輝：只因表弟一時口誤，是我借文求助。不想花言巧語坑害好人，大堂上罪刑終訂，至死不招。如今被押監中，已有數日。不知我那表弟如何下落，我那婆婆孩兒如何生活，如何（一嘆）想念也。（唱）

黎明時風吹窗櫺響，

暗裏點點淚珠淌。

傷打精神扶欄遠處望，（望介）

靜悄悄令人傷，

（忽從窗外反打傳來啼哭聲。）

忽聽悲啼哭斷腸。

冤屈的人何處家鄉，

家鄉的小不知怎樣，

〔叫頭〕婆婆！孩兒！

何日裏才得團圓一堂。

女犯甲：玉嬋！你又是一夜沒有睡吧！這樣就把你的身體損壞了。

女犯乙：唉！你的冤枉誰都知道，可是擺上這個事又有什麼法子。

嗚呼這兒像你這樣被冤枉的不知有多少人，老是着急沒有用，等着吧！

女犯甲：你婆婆怎麼也不來看看你呢？

玉嬋：唉！（唱二贊散板）

縣衙無錢忍難見，
滿腹含冤無人憐。
知縣惡口俱一般，
誣賴大成害玉嬋。
越說越傷心悲慘，
不知何日見青天。

〔蔡婆怒上。〕

蔡婆：怎麼着。大清早你們就嚷嚷。把人都吵醒了。你們想我打是不是？

女犯甲：蔡媽！玉嬋幾夜都沒睡。她實在是可憐。

女犯乙：蔡媽！你老給她家送個信吧。玉嬋實在冤枉。

蔡婆：胡說！冤枉。怎麼冤枉不到別人？還不是她犯了罪。

女犯乙：花間王有錢有勢，人家要怎麼辦就怎麼辦，窮人家有理也無理，就得……

蔡婆：住嘴。窮人犯罪就得坐監。那有工夫給你們姐妹。再吵。再吵……（作打狀。蔡卒上。）

蔡卒：蔡媽，有人來看玉嬋。

蔡婆：有人看玉嬋。是不是前天那個老太婆？不行。

蔡卒：（陪笑）你瞧。人家給你送來一點禮物。你老……

蔡婆：（見物臉紅喜色）噢！你怎麼受賄了。

獄卒： 那裏話，是人家誠心誠意孝敬你老的。還是行個方便罷！

禁婆：（接過錢來，馬上變成大慈大悲）。看他們怪可憐的，你讓他們來吧！

禁卒： 喂！老太太過來吧！

婆母：（由內喊上）媳婦在那裏……

禁婆： 不要囉！

婆母：（拉着狗兒歪歪斜斜跌進監門）媳婦那裏，噢呀！

狗兒：（大喊）媽媽，媽媽！

婆母： 媳婦呀！（唱二簧搖板）

一見媳婦心內酸，
玉嬋的臉色真難看。
大堂之上怎樣斷？
快將真情說與咱。

（白）大堂上太爺怎樣斷法？

玉嬋： 啊呀婆婆！那花自芳陪伴縣太爺坐在堂上，媳婦跪在堂下，說聲不招，就是這樣三打六問。婆婆！你看我滿身上下俱是傷痕了。（唱二簧搖板）

狗賊子他把那天良喪盡，
用毒打欺壓咱貧窮之人。

狗兒： 媽媽！不要哭，跟我回家好咧！

玉嬋： 姣兒呀！（接唱）

小小年紀遭不幸，
父被淹死娘入牢門。
這幾日在家中怎樣活命，

〔叫頭〕小姣兒啦，
眼望孩兒痛傷心。

婆母： 衆位大姐！你們看，我媳婦實實的冤枉。

衆女犯： 噢！我們都知道。

禁婆：不要嚷！還是好好說話吧！

婆母：禁婆！我媳婦實實冤枉，你想個法子救救她吧！

禁婆：我有什麼法子。你們趕快說幾句話，就走吧，待會有人查監。

狗兒：媽媽！你以前不讓我打魚，怕淹死。你在家裏好好做着活，我大成舅好好種着地，爲什麼你們也都捉到監裏來了。媽！媽，你這身上怎麼盡是血呀！（哭泣）

玉嬋：這個……

〔劍子手提牌急上。站在門口。〕

劍子手：禁婆聽真，現有太爺提牌在此。即將夏玉嬋赴法場開刀問斬。

〔全場突然愣住。〕

〔衆衙役將玉嬋綁住。〕

〔婆母猛然醒悟，放聲大哭，跌撲上去。〕

〔狗兒哭喊媽媽。衆皆落淚。〕

〔幕急閉。〕

第十場

〔衆衙役劍子手綁中大成夏玉嬋趕赴法場。兩旁百姓掩面嘆惜，哭泣。〕

〔玉嬋婆母拉着狗兒連爬帶跌，哭喊追過。〕

〔喬子偈帶衆衙役上，登高台。〕

喬子偈：將犯人綁上來！

衆衙役：將犯人綁上來！

〔攙扶大成玉嬋急上，兩人對視，玉嬋已全身無力，昏昏沉

沉。

大成：表姐！（十分難過而帶有無限歉意）我，我害苦你了。

喬子桐：時刻已到，將犯人就地執刑！

〔押申大成下，三聲鼓響，劊子手上揚驗刀畢。〕

喬子桐：夏玉嬋陪綁已畢。當堂開釋。願歸回衙。（知縣等下）

〔玉嬋已失去知覺，昏倒在地。趙大鄉隣等趕快撿起玉嬋，〕

玉嬋婆母狗兒趕來隨衆急下。〕

〔申娘由一小街急急奔來，手提小籃，預備典祭丈夫。自己莫知所措，急奔入刑場。〕

〔內：二鼓倒飯轉哭頭。〕

可憐夫君喪了命。我的夫呀！

〔未到法場，青天霹靂落到頭上：大成已死，不準收屍。刺激眼聲刺激，過分刺激已使得申娘呆若木雞，心灰意冷，遲遲而無力的慢慢走上。〕〔接唱散板〕

申娘：萬把鋼刀刺在心，

花閨王他與我結下仇恨，

仗勢力欺壓人害死夫君。

悲悲慘慘回家門，

〔內申父悲慘的叫：大成！我兒！〕

呀。猛聽房內喚兒聲。

〔白〕天吶！天吶！難道我們窮人就這麼下麼！

神魂搖蕩男門進。

〔申父暗上〕

〔白〕這話對公爹怎樣說明！唉呀天吶！公爹染病床上，我看了真情實話，豈不將他（一鑊）

申父：他怎麼樣啊？申娘！大成的官司怎麼樣了？

申娘：這個……〔哭聲〕啊……老公爹呀！

老公爹在一旁將我來問。

金花：可不是，要不做，那個喪門神的老婆不是罵就是打。唉！熬吧！總有一天……大嫂……小孩已經幾天了，我看你還是想法子把他送出去吧。在這活閻王家裏，不會待出好的？！

申娘：我也是這樣想呀！

金花：大成被活閻王害死，就留下這條根。要有個好歹，真是對不起孩子的爹！這些事想起來真是叫人！

申娘：唉！（唱二簧散板）

賊子爲人太狼心，
害死兒父又害他的根。
低頭無語牙咬緊，

〔上趙大接唱〕

趙大：後面來了送信的人。

（白）金花你也在這裏。唉呀申娘呀！那個老狗回來了。

金花：大嫂！就該將孩子急速送出才是。

申娘：離開母親豈不要餓死。

趙大：事到如今，出去自有辦法。小孩已生下數日，還也無事。那老狗已到這兒來了。（抱孩子急下）

〔申娘金花急作洗衣狀〕

〔花自芳水底魚上〕

申娘：參見老爺。

花自芳：罷了。申娘！聽說你已臨盆，如今你我也可成親了，啊哈……（好笑）是男是女抱將出來，待老夫看上一看。（金花給申娘示意）

申娘：老爺呀……（唱二簧散板）

是男是女且不問，
望請老爺開大恩。

花自芳：抱出來讓我看上一看，又有何妨？（金花又以手示意不可抱出。申娘接唱。）

張二：王法？哈……（譁笑）花員外講的話就是王法。

〔申娘欲逃。〕

張二：抓住她！（家丁抓住申娘）

申娘：（用力掙扎）救命啊！

張二：綁走。（推申娘）

申父：啊！你們殺人，你們搶人……（掙扎起來，撲上去。）

張二：好啊！你這個老傢伙還動手！來呀！把他趕到樹林，送了他的終。

〔大家蜂湧而下〕

第十一場

〔趙大上〕

趙大：（唱西皮快板）

在花府做長工已有十載，
件件事寒人心俱看明白，
申大威法場上被賊殺害，
搶申娘逼婚姻實不應該。
夏玉婢無辜人反被嚇壞，
去商量救申娘要週密安排。

（白）我，趙大。可恨花閻王殺死申大成，不想又把申娘搶過府來，要強行非禮，申娘不允，苦受折磨。可憐申娘身懷有孕，欲保那申家後代，死活不得，幸好府下有一使女金花，處處幫助與她，定下一計，暫時假意應允老賊的親事，待分娩以後，再設法逃走。那夏玉婢自從陪襯以來，只嚇得神魂錯亂，瘋癲顛顛。不知這幾日病況如何，待我前去一來看病，二來好與她婆母商

議如何搭救申娘便了。

〔搖板〕趙大牛來皮氣鋼，
爲救申娘走慌忙！（下）

第十二場

〔夏玉嬋的病比前幾天已有起色。面現灰白，現在看來，似乎病又發作了。直目前視，慢步走上。〕

玉嬋： 那那……不是申大成（一鑼）申表弟嗎！（唱二簧散板）

見表弟在一旁含笑站定，

你……滿臉血注視我所爲何情？

（白）表弟！你混身青腫，血赤滿面，爲何這樣看我，啊你又爲何這樣發笑？

莫非不是你笑那人間不平？

夏玉嬋我和你一樣心緒。

（白）表弟！你不要走呀！（撲過去，轉身。）啊！劊子手！

（二鑼）你……來作甚？

法場上劊子手學笑發恨，

你……爲何殺害我薄命之人。（昏倒，急上婆母。）

婆母： 玉嬋！唉呀！你又昏過去了。（扶玉嬋躺下）唉！我這一肚子悶氣說與那個？（上狗兒）

狗兒： 奶奶……我在大街上聽人說有什麼民軍啦！

婆母： 民軍？

狗兒： 奶奶！什麼是民軍？說是離咱們還不遠了。

婆母： 那民軍麼？

狗兒： 他們是幹什麼的？

金花：可不是，要不，那個喪門神的老婆不是罵就是打。唉！熬吧！總有一天……大嫂……小孩已經幾天了，我看你還是想法子把他送出去吧。在這活閻王家裏，不會待出好的？！

申娘：我也是這樣想呀！

金花：大成被活閻王害死，就留下這條根。要有個好歹，真是對不起孩子的爹！這些事想起來真是叫人！

申娘：唉！（唱二簧散板）

賊子爲人太狼心，
害死兒父又害他的根。
低頭無語牙咬緊，

〔上趙大接唱〕

趙大：後面來了送信的人。

（白）金花你也在這裏。唉呀申娘呀！那個老狗回來了。

金花：大嫂！就該將孩子急速送出才是。

申娘：離開母親豈不要餓死。

趙大：事到如今，出去自有辦法。小孩已生下數日，還無事。那老狗已到這兒來了。（抱孩子急下）

〔申娘金花急作洗衣狀〕

〔花自芳水底魚上〕

申娘：參見老爺。

花自芳：罷了。申娘！聽說你已臨盆，如今你我也可成親了，啊哈……（好笑）是男是女抱將出來，待老夫看上一看。（金花給申娘示意）

申娘：老爺呀……（唱二簧散板）

是男是女且不問，
望請老爺開大恩。

花自芳：抱出來讓我看上一看，又有何妨？（金花又以手示意不可抱出。申娘接唱。）

金花：可不是，要不做，那個喪門神的老婆不是罵就是打。唉！熬吧！總有一天……大嫂……小孩已經幾天了，我看你還是想法子把他送出去吧。在這活閻王家裏，不會待出好的？！

申娘：我也是這樣想呀！

金花：大成被活閻王害死，就留下這條根。要有個好歹，真是對不起孩子的爹！這些事想起來真是叫人！

申娘：唉！（唱二簧散板）

賊子爲人太狼心，
害死兒父又害他的根。
低頭無語牙咬緊，

〔上趙大接唱〕

趙大：後面來了送信的人。

（白）金花你也在這裏。唉呀申娘呀！那個老狗回來了。

金花：大嫂！就該將孩子急速送出才是。

申娘：離開母親豈不要餓死。

趙大：事到如今，出去自有辦法。小孩已生下數日，還也無事。那老狗已到這兒來了。（抱孩子急下）

〔申娘金花急作洗衣狀〕

〔花自芳水底魚上〕

申娘：參見老爺。

花自芳：罷了。申娘！聽說你已臨盆，如今你我也可成親了，啊哈……（好笑）是男是女抱將出來，待老夫看上一看。（金花給申娘示意）

申娘：老爺呀……（唱二簧散板）

是男是女且不問，
望請老爺開大恩。

花自芳：抱出來讓我看上一看，又有何妨？（金花又以手示意不可抱出。申娘接唱。）

趙大： 我們窮人一條心，
 婆母： 打斷骨頭連着筋。媳婦！
 玉環： （慢慢抬起頭來）婆母，唉！婆婆呀！（唱二簧散板）
 婆與我恩相愛，
 婆母： 兒啦！你要安靜些。
 玉環： 仇人的怒火深似海。
 婆母： 不要胡思亂想，好好安歇去吧！
 狗兒： 媽媽！你到床上歇歇吧！（同下）

第十三場

〔申娘在內唱。海扎子二簧倒板〕

在賊府申娘我滿懷悲憤。

〔幕啓，申娘懷抱幼子，活潑潑的人已被折磨的非常憔悴了。〕

申娘：〔回龍〕 抱幼子不由人珠淚滾滾，（轉原板）
 兒的父未見面法場喪命，
 又把我搶賊府強逼婚姻。
 花老賊笑面虎害人太甚，（金花上接唱）

金花： 又見申娘滿臉淚痕。

（白）大嫂！你又哭了。（看到堆着一些衣服）不要着急，我來替你洗。

申娘： 金花姐，每日讓你勞累，我心裏實實過意不去。

金花： 那裏話，小孩剛生下幾天，就整天忙過來忙過去，又要看小孩又要給人家做活，這樣把身子不就糟踏了。

申娘： 這也是沒有法子！唉！

金花：可不是，要不，那個喪門神的老婆不是罵就是打。唉！熬吧！總有一天……大嫂……小孩已經幾天了，我看你還是想法子把他送出去吧。在這活閻王家裏，不會待出好的？！

申娘：我也是這樣想呀！

金花：大成被活閻王害死，就留下這條根。要有個好歹，真是對不起孩子的爹！這些事想起來真是叫人！

申娘：唉！（唱二簧散板）

賊子爲人太狼心，
害死兒父又害他的根。
低頭無語牙咬緊，

〔上趙大接唱〕

趙大：後面來了送信的人。

（白）金花你也在這裏。唉呀申娘呀！那個老狗回來了。

金花：大嫂！就該將孩子急速送出才是。

申娘：離開母親豈不要餓死。

趙大：事到如今，出去自有辦法。小孩已生下數日，還無事。那老狗已到這兒來了。（抱孩子急下）

〔申娘金花急作洗衣狀〕

〔花自芳水底魚上〕

申娘：參見老爺。

花自芳：罷了。申娘！聽說你已臨盆，如今你我也可成親了，啊哈……（好笑）是男是女抱將出來，待老夫看上一看。（金花給申娘示意）

申娘：老爺呀……（唱二簧散板）

是男是女且不問，
望請老爺開大恩。

花自芳：抱出來讓我看上一看，又有何妨？（金花又以手示意不可抱出。申娘接唱。）

申娘： 兒父已死讓他死，
幼兒（他）無辜（你）留殘生。
無奈何申娘我忙跪倒，

花自芳： 唉！

申娘： 留下小兒雖死知情。

花自芳： 哪！（唱）

你我既然要成婚，
留下了孽種我不放心。
待我親自去搜尋，（上張二）

張二： 啓稟老爺，

花自芳： 什麼事？

張二： 縣府來人求見。

花自芳： 我剛剛由州府上回來，縣上又有何事。

張二： （耳語介）聽說那圓——

花自芳： 哦，知道了！（接唱）

回頭再與你把賬算清。（下。趙大機警的上。）

金花： 申大嫂！那賊絕不會留下你兒子的性命，少時回來，必定要拷打你。

申娘： 還這……

趙大： 打死你，也要追出兒子。然後逼你成婚。申娘！你我不如逃走了吧！

申娘： 好！逃走了吧！（往前門走去）

金花： 慢着！前門甚緊，從後門跳牆吧！

申娘： 往那裏逃呀？

金花： 先逃到你表娘家裏，再作商量。快快走吧。

〔三人急下。花二上。〕

花二： 老爺先讓我申娘的孩子弄死，然後設法給他成婚。真是花太歲貪心不小。申娘！怎麼沒有人？申娘！申娘……

花自芳：（悶悶不樂，自言自語走上）什麼民軍！一點小事就這樣大驚小怪。州府上已有準備，還怕什麼！花二！什麼事這樣驚慌？

花二：回老爺！申娘不見了。

花自芳：混蛋！派人在府裏找呀！

花二：是是！家人走上！（上家丁）搜一搜申娘到那兒去了。（家丁到外面搜尋，花二隨出看望。）

花自芳：申娘和金花在一起講話，怎麼一時就不見了。

（金花心神不安偷偷上，被花二看見。）

花二：金花！你到那兒去？

金花：我……

花二：神色不對，你一定知道申娘到那兒去了，進去。

花自芳：金花！（家丁急上）

家丁：四下找遍，連申娘的影子都沒有。

花自芳：（厲聲）金花！申娘和你在一起講話，她到那裏去了？

金花：我我不知道。

花二：老爺！一打就知道了。

花自芳：不說實話，家丁給我打，（打金花）

花二：（忽然想起）回老爺，先別打了，追申娘要緊。

花自芳：好！把金花押到後面，嚴加拷問。（押金花下。對張二）你帶領二人到夏玉婢家中尋找（張二應下）花二！你帶領家丁迅速四下追趕！把申娘給我追回來；她剛生下小孩子不久，量她也不能逃到那裏。（怒下）

花二：是……家丁們！跟我追申娘去！站住！前面她能出去嗎？從後門追！（急下）

第十四場

〔趙大內唱倒板〕

趙大：手扶申娘往前圓。

〔趙大將小孩攙申娘上〕

申娘：〔唱快板〕

咬緊牙關走慌忙。

月色昏昏夜蒼蒼。

一步一跌好不淒涼。

兩腿酸痛難往。

〔花二帶家丁由前面追過〕

趙大：〔接唱〕

申娘不走爲那椿？

申娘：趙老伯！我兩腿酸痛實難行走。不如先到表姐家中躲避一時，你看如何？

趙大：唉呀申娘呀！我已對你說過，那花家老賊知你逃走，定然派人追趕。你那表姐家中，他焉能不去。如若前往就是白送性命。況且要連累你們表姐。

申娘：連累表姐，這這……如何是好？

趙大：依我之見，離此幾十里路那裏就有民軍。他們殺富濟貧，除惡安良，就是我們窮人的活路。到在那裏，再設法與我們報仇。

申娘：就依老伯。

趙大：隨我走。

〔水底魚走狀，人聲，喊聲漸漸逼近。〕

申娘：啊趙老伯！你聽後面人聲喧嚷，離此不遠。你趕快帶同小兒

逃命去吧，如能長大成人，替父母報仇，老伯！我我就感恩不盡了。（哭，給趙大跪。）

趙大： 我們幾世鄰居，何出此言，還是趕路要緊。（人聲更近。）

申娘： 老伯！如若不走，你我大小就都要死在那賊子之手。而你……還是去吧……

〔看看情勢不對，又不能捎申娘逃走，一狠心〕

趙大： 如此申娘！我就走！

申娘： 走！

趙大： （沉痛而堅決）妳要見機而行，只要能活命，後會必有期。

〔越急下。申娘思索一下，立即下定決心，往井口爬去。然而未達己願，後面人已追到。〕

花二： 好啊！你這個臭娘們還要跑！（上去踢了一腳）咳！先別打！（其他家丁欲打而停手）你的小孩在那兒？（申娘不語）你的小孩在那？（仍不語）他媽的，（對打手）到四下搜一搜！（搜完）

衆： 沒有。

花二： 幾天的孩，攔到外面凍也會凍死。不對，前面有一個黑影，你把申娘帶回府去，走！往前面追！（和申娘等分下）

第十五場

〔趙大內唱撥子倒板〕行竊道害人命是花自……芳。

趙大： （急上）

老賊好似活閻王，
把窮人看做牛馬樣，
坑害大成在法場。

連累玉婢遭禍殃，
 申娘不知怎麼樣，
 爲人捨已離家鄉。

〔花二等由後面趕來，趙大已無力再跑，看看就要追上，忽然鑼天鼓響，民軍小隊扯開王旗，迎頭碰上。〕

張烈：（接唱）這樣慌張爲那椿？

（白）呸！做什麼的。

花二：休管閒事！

張烈：我們就要管。

花二：怎麼着要管。你們是幹什麼的？

張烈：我們乃是民軍。

花二：唉呀！（翻身就跑。民軍士兵已過去攔住去路。）

張烈：站住！

趙大：你們是民軍？（他看到一支氣昂非凡，服裝整齊的隊伍，不覺使他高興的流出眼淚。）就是你們！啊！你不是東街上住的張烈嗎？

張烈：老伯，我就是張烈。

趙大：（緊緊抓住張烈，好像發現什麼似的。把他週身看了一遍，慢而堅決）好，幾天不見，你有了出息了，你好！（忽然）賢姪呀！（哭泣）

張烈：老伯不要啼哭，你們究竟爲了何事？

趙大：唉呀張烈！只因花府女兒出嫁之時，有人盜去九件嫁衣，殺死了環。老賊屈殺申大成，還要強佔申娘爲婿。

張烈：好惱！（打花二，唱搖板）

罵聲賊子太無情，

不由我張烈怒氣生。

花二：饒命吧，張老爺！

張烈：仗勢欺人的東西，將他綁了！

趙大：張烈姪兒！申娘又被花就捉去，凶多吉少快快搭救她吧！

張烈：趙華賢弟你去報知大隊。衆弟兄！急去花府！

〔趙大領頭，押花二等下。〕

第十六場

〔皮鞭聲，哭喊聲，幕啓，申娘已被吊在柱子上。花自芳坐大椅，四面丫環圍着，端茶拿鼻烟壺，伺候着。家丁已將申娘打昏過去。〕

家丁：老爺，把申娘打死了。

花自芳：用水噴過來。

申娘：（被水噴醒唱二簧搖板）

昏昏沉沉又甦生，
皮開肉爛我陣陣痛。
懇求老爺開大恩，
不要這樣無人性。

花自芳：大胆！（接唱）

潑婦作事你不近情，
欺瞞老夫我傷心痛，
跑掉兒子留下了仇人的種，
趙大他往那裏行？
越說越想我的火上升，

〔正要打申娘時，張烈趙大帶花二等急上。〕

張烈：（接唱）

隔門老爺要兒的命。

花自芳：你不是那年從我府上逃走的僮工張烈嗎？

張烈： 是你老子，今天到此找你算這一筆總賬來了。

花自芳： 噢！你們是民軍嗎？唉呀！張老爺！我待你可不錯呀！

張烈： 老狗！你還記得我在你家做工三年，欠我二年工錢，借故將我趕出府門。你這老賊好詐欺人，無惡不做。殺死申大成，又強佔申娘，今日就是你的窮途末日了。

申娘： 花自芳——我把你這狠心賊！（唱硬起二簧快三眼）

仗勢力借刁計殺死夫君，
夏玉嬋借嫁衣實實好心。
害表姐又把我搶進家門。
老公爹，恨填膺一命歸陰。
罵賊子罵的我恨上加恨。

〔掃頭。夏玉嬋，婆母和另一股民軍戰士上。〕

夏玉嬋： 好賊子！（打花自芳二掌，接唱搖板）

一見賊子怒氣升，
陷害好人殺大成。

婆母： 玉嬋大堂受苦刑。

玉嬋： 忙把衣服來掀起，
露出血跡心內痛。

婆母： 枷鎖皮鞭打的重，
滴滴的血兒你還淌。

花自芳： （述板）

申娘玉嬋都來到，
今天的事兒不大妙。
我硬着頭皮把理攪，
尊列位，聽根苗，這個事兒我不知道，
都是那個賊官瞎胡鬧。

花二： 對劉老爺的良心實在好，
花二小子更不是道。

列位趕快把我放了！

金花： 胚！胚！狗腿子花二你乖巧，

壞事都是你出道道，

打的我，兩腿酸痛路難跑，

走上前去我把仇報。（打花二）

回頭再與你（對花自芳）打交道。

花花太歲活閻王，

今日裏活活像個大草包。

安善良女不知被你強姦害死有多少，

挖心割肺你也償不了

索佃戶： 良田千頃米成倉，

租子年年往上涨，

傾家蕩產害人命，

都是你這個活閻王。

花自芳： 你說此話聽不懂，

我有良田幾千頃；

若是不把田地租給大家種，

那有你們的活性命？！

養活了佃戶萬八千，

今天大家來為難，

真是叫人心胆寒。

張烈： 強詞奪理胡亂言，

你說此話遮不了大家的眼。

一年的工錢不給他，

窮人的血汗你堆成山。

整日像個牛馬漢，

不是我張烈的人幹，

幾千佃戶都一樣；

第



幕

佈景：在則的花園中，樹木的深處，四圍有各種樹木。

第一場 (則與道)

(在樹陰之下，道坐於左，則坐於右，道方繡一祭服，則爲之整理絨線，面前置有線筐)。

道：請你把那顆玫瑰紅的珍珠給我！

則：是這顆嗎？(遞給道手中)

道：好啦，這祭服算裝飾完美啦。

則：多體面啲！但這體面祭服，只能在黑暗的地洞裏用他。真可惜了的啊！

道：那有什麼法子呢！

則：假使羅瑪貴族的小姐們，看見這宗珍品，用在真神的殿裏。他們要多麼驚訝呢！

道：這是固然。假若他們見了你的繡工，聽見你的樂聲，更要有十二分的稱讚啊！

金花： 害死了大成還不算，

強佔申娘要成姻緣。

婆母： 金錢買通了賊知縣，

幾次三番要害玉嬋。

趙大： 聽此話氣紅了眼，

趙大的怒氣沖滿天，

打死老狗滿心願。

衆唱： 大家齊動手快快報仇冤。

〔衆激憤將花自芳打死。〕

張烈： 將花二押到後面，花府的米倉打開，金銀衣物分與大家。

〔趙華急上報。〕

趙華： 大隊已佔領縣城，將賊官捉住，調大哥急速進城！

張烈： 知道了。

趙大： 把縣官捉住我們要報仇！（衆情興奮而騷動）

張烈： 對，我們要報仇！（忽然發現玉嬋神情不對）你，你爲何發呆？（一觸。大家注視。）

玉嬋： 我明白了，我兒你來看（指民軍）這就是你將來的榜樣！

狗兒：（高興的）媽！我當民軍，要替媽媽報仇。要替天下的窮人報仇！

〔唱民軍歌，在歌聲中有不少人參加了民軍。在緊張熱烈正歡的氣氛裏徐徐落下。〕

——全劇終——

第



幕

佈景：在則的花園中，樹木的深處，四圍有各種樹木。

第一場 (則與道)

(在樹陰之下，道坐於左，則坐於右，道方繡一祭服，則爲之整理絨線，面前置有線筐)。

道：請你把那顆玫瑰紅的珍珠給我！

則：是這顆嗎？(遞給道手中)

道：好啦，這祭服算裝飾完美啦。

則：多體面啲！但這體面祭服，只能在黑暗的地洞裏用他。真可惜了的啊！

道：那有什麼法子呢！

則：假使羅瑪貴族的小姐們，看見這宗珍品，用在真神的殿裏。他們要多麼驚訝呢！

道：這是固然。假若他們見了你的繡工，聽見你的樂聲，更要有十二分的稱讚啊！

有

0 3 2 1 7 6 1 | 2 3 2 3 5 | 2 3 5 3 2 1 |

暗 廟

6 2 7 6 5 6 1 | 0 1 3 | 5 · 6 7 6 7 |

(過.....門) 悲 淚 陣

0 6 7 6 5 3 5 | 6 1 5 0 3 | 2 · 3 2 3 5 6 |

陣 淌 — (過.....門)

1 5 6 1 6 5 | 1 2 6 5 3 2 1 2 | 3 2 5 4 3 · 2 |

強 打 精 神 扶 欄 望(過.....)

3 2 3 0 5 | 3 2 3 5 | 6 5 3 5 |

.....門.....

3 2 1 2 | 0 3 5 3 | 2 3 1 6 |

.....

6 — | 2 1 3 2 | 1 — |

.....) 靜 悄 悄

1 3 2 1 6 2 1 | 6 5 1 2 6 5 | 6 1 |

(過.....門) 令 人 傷.....

第



幕

佈景：在則的花園中，樹木的深處，四圍有各種樹木。

第一場 (則與道)

(在樹陰之下，道坐於左，則坐於右，道方繡一祭服，則爲之整理絨線，面前置有線筐)。

道：請你把那顆玫瑰紅的珍珠給我！

則：是這顆嗎？(遞給道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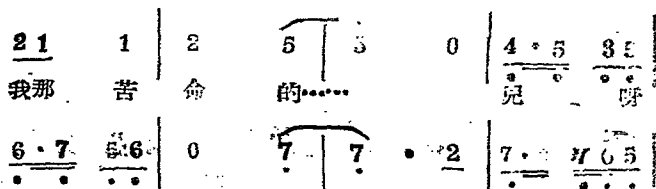
道：好啦，這祭服算裝飾完美啦。

則：多體面啲！但這體面祭服，只能在黑暗的地洞裏用他。真可惜了的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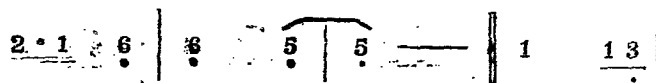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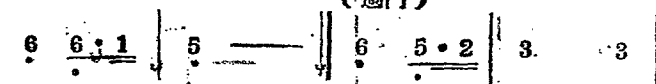
道：那有什麼法子呢！

則：假使羅瑪貴族的小姐們，看見這宗珍品，用在真神的殿裏。他們要多麼驚訝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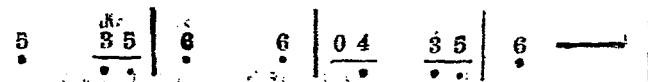
道：這是固然。假若他們見了你的繡工，聽見你的樂聲，更要有十二分的稱讚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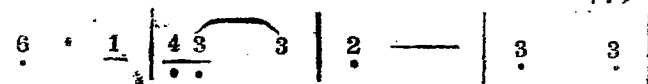
(過門)



何 日



裏 才 能 够 (過.....門)



歡 聚 一 堂



註一△△——打三角音又一下

亞利桑那聖女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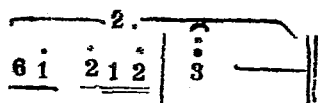
幕 五 戲 悲

(全體女脚扮演)

這戲是兗州府聖神修女會修女由德文
中譯成的華文

1 9 3 4

山東兗州府天主堂印書館印行



打 江 山

(注意，在句中問可以適當加鑼鼓，增強氣氛)

亞利桑那聖女烈

幕 五 戲 悲

(全體女脚扮演)

這戲是兗州府聖神修女會修女由德文
中譯成的華文

1 9 3 4

山東兗州府天主堂印書館印行